

海南叢書

第五集

陳中私稿 陳是集著 鍾筠溪集 鍾芳著
陳檢討集 陳緯著 張事軒集 張子翼著

海
南
書
局

海口海南書局印行

編印海南叢書小啓

瓊崖島峙南陲。內營五指蒼翠之高峰。外環萬里汪洋之大海。山川鍾毓。代有達人。其勳業氣節。載在史籍。昭昭然矣。至道德之蘊。發爲文章。或詞藻紛披。或名言至理。各有專集。未廣流傳。追念前哲。遺訓欲墜。滋可懼也。敝書局有見及此。爰搜集歷代諸先達家藏遺稿。彙刊成書。名曰海南叢書。凡章奏、記序、論辨、傳贊、銘誄、碑誌、行畧、祭文、祝文、簡札、公牘、以及詩詞歌賦、體無不備。計二十有一種。分訂九集。定價大洋十二元。四折發售。各界人士。人手一篇。處則可以問學淑身。出則可以黼家敝國。尤其是瓊崖人士。欲窺見鄉先達之文章氣節。道德經濟者。更不可不口誦心惟。以步武前賢。啓迪後學也。此啓。



南海叢書全集目錄

集五	集四	集三	集二	集一
鍾錡 陳中秘稿 陳檢討集	天池草	鷄肋集 涓丘集 傳芳集	備忘集	瓊臺會稿
鍾錡 陳是齋集 陳鱗	王宏誨	唐邢宥	海瑞	丘溶
張子翼				
集九	集八	集七	集六	
抱經閣 志親堂 白鶴軒	關道堂	筠心堂	揚齋集 松谿小草	石湖遺稿 北泉草堂 梁中丞集 許忠直集
馮驥聲 林燕典 韓錦雲	雲茂琦	張岳崧	王承烈 王懋曾	梁雲龍 許子偉 林士元 鄭廷鶴



✧ 像 遺 公 集 是 陳 ✧

目錄

疏

中

釋寃第一疏

第二疏

第三疏

秘

序

經籍目略序

東山備史序

溟南詩選序

龍氏立義田序

王宗伯手蹟序

浪遊草序

目錄



送許今喜北上序

瓊山李侯瓊譜序

許將軍十德卷序

林心宏學憲德壽序

鄧拜石學博壽序

雅鎮陳公七十一序

黃孺人六十一壽序

李長庚公壽序

伯父省庭八十一家慶圖序

記

太平橋記

文秋橋記

書後

中

秘

稿

箴

題文莊公遺蹟卷後

廉箴

讓箴

慎箴

勤箴

仁箴

節箴

愛箴

明箴

呈詞

堂司呈詞一

目錄

六

中 秘 稿

目錄

肆

呈詞二

呈詞三

書

與李詞林書

與劉按臺書

與陳道尊書

與張太守書

告鄉父老書

傳

善化令寔瀛潘公傳

行狀

先父靜所公行狀

祭文

祭外太母張孺人文

祭岳父林翁文

祭堦邱天洪文

祭舅父那紹芳文

祭西坑六公文

詩

五言律

寄友

訪林日又

送葉景洲還豐城

再贈葉景洲二首

目錄

稿 秘 中

目錄

奇友

寄林六君二首

鵬姪試筆

寄友

別黃履謙之惠州

寄友

約友過訪不至

送友赴試

爲林啓徵贈字

觀陳世雲奕戲筆

閱友試文志喜

賦別和韻

見心菴中爲蔭先卿贈字

中

秘

稿

全馮載慶飲見心上人奄中憶及家雖有感

七言絕句

過林啓掄伯仲醉歸有賦

五言律

寄友

七言律

贈林省愚

輓林淑姬次林啓掄韻

借楊羽君年丈語人暨行仲弟泊舟曲江和戴公綸韻

清遠峽酬別朱叔子

全許今喜馮載慶杜元洲鄭聖符諸人小酌郡寓後有賦二首

和林啓掄席間茶和韻三首

目錄

葉

席開限韻

雁峯呈秀

五言律

將之蜀別武昌湯宋玉

涇溪道中

自梅溪行過兩晚宿野店

僧巫山尹沈君翼謁神女二首

舟泊秣歸弔三閭屈先生

七言絕

中巖紀事

至嘉州登凌雲寺續此

泊嘉州掩遊峨眉山不果登九頂山州守鄧君鑄招飲其上薄暮乃還舟次

稿 秘 中

爲紀其遊

凌雲寺

郭璞巖

清音閣

大像閣

治易洞

抵夷陵志喜

巫山十二峰

望霞峯

翠屏峯

朝雲峯

松巒峰

集仙峰

目錄

致

稿 秘 中

目錄

聚鶴峰

淨壇峯

上昇峯

起雲峰

栖鳳峰

起龍峯

聖泉峯

發江陵二首

七言律

過白兔亭

錦江答賀南溟父母韻

立秋後一日登中巖寺步宋人張方韻

楚江得方老師枚卜

拾

命下志喜

僧文鉄菴先生城陵磯發舟阻風相失

爲巴令陳石丈遙祝兩專人華認

七言古

繇陸八蜀過萬縣雨甚泥濘今順流抵此暑甚忽雨晴後有賦時七月望

日也

沙市獲舟

五言律

過蘇州訪沈去疑年兄不果二首

答林啓薇

和提廳石鳳臺先生韻

七言絕句

目錄

拾壹

伍國開索燒料香余無以應以真沈堪入藥者贈之因口占二絕
濟寧悼僕十首

七言律

元宵後一日重飲友善堂賞珠燈復過伍國開年兄一醉呈黃烟存少宗
伯家信至六月長男八駒舉一孫適吳比部魯岡曹秋岳大行金明經
潤孚在座而伍國開年兄家信亦至長郎以仲秋舉第三孫座中一曠
明日以詩見示賦答其韻二首

正月十三夜同鄉李曉淵姚谷神李二何諸公招飲粵東會館開燈有賦
與伍國開年兄爲五筵約吳太史若谷年兄報之以詩和韻紀事

送馮志寰杭州府幕南歸

十六夜過伍國開飲散燈次韻

和伍國開年兄寒甚晚歸之作

和雷我春望

中 秘 稿

聞寇警

正月十三日同陳路有飲他國間年兄寓中賞雪花分得數字

賞雪花分得數字

獄中有感三首

五月廿日送黃二一鄉丈先出都門兼寄南中知已

別盧奇園成南寧

有以王瓜護爛者名爲瓜爛賦之

稻孫腐病中對菊

送周父母之泗州

答邱懋建見贈

送楊符六之任潮陰時在難中

覽陸君制義有贈

賀海康梁年伯壽

目錄

持卷

中 秘 稿

五言古

和伍國開年兄惠生日詩

附詩餘

滿庭芳三首詠中秋

目錄

拾肆

中

秘

稿

序

嘗感夫通都要邑。爲仕宦之多便。與爲詩文之多便也。引援標榜。實繁有徒。舉旣易騰。軼亦易起。然超逸絕塵。獨立物表之士。蓋不屑焉。若夫地旣遠。人復孤危。重以介性特行。何怪乎譽無延人。宦鮮善術也。然超逸絕塵。獨立表物之士。又不恤焉。抒我獨是。不以衆淆。行我獨往。不以衆阻。如是而已。以余來瓊。聞陳筠似先生。瓊望也。乃以制科官中秘。不二載。遽罷。竊異之。及探交遊與里巷語。咸謂烈皇帝訪察群臣。時有觸禁者。急而嫁禍先生。先生代僇焉。竊又異之。丙戌值先生於郡。彼此通刺。皆以事奪。未得面晤。丁亥郡邑多事。先生遁居帝評鄉。余遁樂會之白石山中。忽有傳先生家緘至者。啓之。則其公耶以訃告。且以題旌語。竊更異之。久之而先生仲子穉麟。輯其行狀。及諸著述。款山扉而示余曰。先中秘刻厲一生。其文若行具此。乞公言爲序。余謝曰。身隱言文。古人所忌。今瘡痍餘生。庸得言。即言之。庸足光中秘哉。穉麟曰。不然。先中秘嘗將易有言曰。國危矣。我猶

中

戴髮正寢。夫何憾。惟易名之私。宜出我明之舊臣。其往問潘公爲便。嗟呼先生之究竟不渝如是乎。方曖昧微嫌。使得人一援手立雪矣。而竟童叟置之。今讀其三疏兩呈。其於構事之人。乃憂憂不欲明指。反不似與李詞林一書。稍痛快也。且構事者曾密以多金授之以獄欲脫先生。先生乃揮怒之。豈其甘自累。夫亦憤世態之醜醜。寧決裂耳。歸里則肆意墳典。放情詩騷。不異諸生時。而掃斷馬跡痕。不與有司事。則始終一致也。詩三卷。庚辰後尤爲臻勝。大都峭勁澗岩。頽元次山。不但步海瓊子之遺軌。賦文莊壺之芳潤已也。文若干首。博臨典偉。則又與于麟若士並驅。讀其告鄉父老書。知其閑於家。其與劉直指陳監司書。知其忠憤激烈於君父。至爲王桐鄉一序。則得喪一矣。取舍審矣。此先生學問源本。所稱超逸絕群。獨立物表。不屑援。不植無援。非先生誰與歸。況乎文邑近日蹂躪極矣。穉驕又處新喪。置百務而汲汲手澤是究。以審先緒。余重先生遠言。且哀釋讎之志也。乃僭爲之序

清戊子夏六月

賜進士第雲南道御史潘應斗題於白石山中

稿

秘

叙

燕粵越萬里。余東粵之瓊古忠州。更阻大海。名利所不計。惟獲歷名山大川。訪古名人書是幸。諸如邱文莊瓊臺稟稿。贈灸海內。余素慕之。未覩全冊。至瓊搜而讀之。學問淵源。當年相業光偉。出之有本。遂不揣爲之叙。海忠介備忘一書。文章奏疏。凜凜千古。至今如觀鬚眉。而先生自叙中。且有不願人叙之意。但余慕先生深不容已。亦爲之叙。至蘇長公先生謫儋耳。節義爲世所欽。其居儋一言一事靡不載。海內傳之。海外記之。余觀其遺像。覽其文章。亦安察其一叙。是余宜瓊而得讀三先生書。且爲之叙。快矣快矣。然而讀古人書之夙志。似猶未慊。壬寅夏初如郡。得溟南詩選一編。爲陳筠似先生選。披閱之下。仙風道骨。俾人俗氣盡滌。先生之選如此其高且曠也。而先生之著作。竟何如耶。初秋杪再入郡。晤先生仲子釋麟。瓊名士也。與余亦素交。交且善。執先生所遺中秘稿示余。若詩若文。若傳記箴銘諸古作。欲梓以公諸世。徵余一叙。余不禁捧頰曰。先生之作。先生之風雅在也。子

中

秘

稿

胡言之晚。俾余今日而始讀之也。咕嗶竟夕。詩則超逸。文則清岩。傳有左史之風。記饒歐蘇之氣。箴銘諸作。則古拔遼上。無之不騷。無之不雅。余喟然曰。何不幸而生不同時。未覩其丰采。猶幸而得沐其遺教。先生之才可羨之。學可服之。性之耿介。人之風流。寧不令人敬而慕之。噫嘻哉。文莊有叙。忠介有叙。東坡有叙。筓似先生安可無叙。余亦不遙爲之叙。海外奇書。傳四不朽矣。而余何幸得叙四先生書。並傳不朽也哉。釋麟曰。謝謝。余亦曰。謝謝。遂不計其叙之工拙。揮就而妄爲佛頂之冀云。

昔康熙元年歲次壬寅季秋月吉日

賜進士文林郎知定安縣事古瓌陶後學王昌嗣頓首拜撰

中

秘

稿

辦冤第一疏

原任中書科舍人。今提問。臣陳是集謹奏。爲微臣受捏無端。奇冤無比。仰祈聖明洞察。以杜誣陷。以昭公論事。臣海外豎儒。叨中辛未進士。丁丑授職。不數月隨有勅諭二省宗藩之差。已卯十月復命。前後住京。蒙
載。萬里孤踪。知交絕少。硜硜日守。愚拙未有如臣者。不意南雄知府吳之京鑽營一事。被錢庭巖架端。捏臣突陷。臣入詔獄。臣冤滋甚。敢不泣訴。吳之京江西撫州人。臣廣東瓊州人。相距五千餘里。並無年家通家之誼。南雄距瓊三千餘里。遠隔六郡。原無會面之欣。之京壬子作宦多年。差人鑽營。豈無舊交可托。而投止於遐遠不相知之人。當旗役提臣。臣不勝駭愕。不知禍從何來。及鎮撫司究問。始知誣首。臣者爲錢庭巖。誣供。臣同長班。交金銀者文選司書辦曹汝松。及諸士豫也。此三人者。臣皆未識面也。嗟乎。臣禍從何來乎。後詢知庭巖有名訛棍。劈空捏臣。必有修郤於臣者。以臣官等問曹。無可據。原幕庭巖捏入之京案中。藉此以壞臣一生功名。墮臣一生氣節。或

疏

五

中

秘

稿

有真爲之京鎮營之人。恐事敗露。多方營護。以臣爲李代桃僵。兩月成招。改頭換面。金銀等物。別有交付於曹汝松諸士豫之手。事覺而始誣。臣交付也。吳三楊書辦。亦必有居停主人。俟其處去。而始誣。臣居停也。不然庭嚴於去年十二月。既首有兩人潛住。何不稟廠緝獲。以成確證。且之京躬來入覲。家人書辦。何不向之京一索乎。庭嚴等線索相通。陰謀秘計。欺臣無援。將臣抵誣。使與之京對質無憑。爲彼奸人出脫之地。噫。臣前生有何業障。全無風影。而代之京受孽也。聖明之世。豈容有此幽抑不平之事。衛招依嚴。無非文致。臣罪。天日在上。能指爲出。自臣口供乎。長安有耳。共知。臣寃。臣節有難。細心自可剖。伏乞皇上勅上法司。速將臣與庭嚴鞫審。無論鎮營一事。臣實與謀。應立賜斧鉞。即之京平日與臣果有面晤一談。或修隻字與臣。臣死無憾。庭嚴等三人。臣若曾相識一面。坐臣狎昵匪流。臣死無憾。臣無辜受累。抱淚囹圄。惟有呼皇上求救而已。無任哀籲之至。

崇禎三年。高勅。日具題本月。古日奉聖旨。陳是集着從公確審。具奏該衙門知道。

辨冤第二疏

中

原任中書科舍人，臣陳是集，謹奏，爲海外孤臣，奇冤未雪，仰乞聖明洞鑒，以伸氣節。以究讐陷事。集叨中辛未進士，丁丑奉勅諭二省宗藩之差，跋涉數萬里，已卯十月復命，朝參以外，陛下樞讀書，賦質迂贛，足未嘗至權要衙門，求憐炙熱。同鄉同官共知之。不意庚辰年二月初一日，東廠一疏。

秘

言南雄知府吳之京，差人鑽營，中污及臣。初五日提臣詔獄。臣不知禍從何來。及鞠審時，始知訛棍錢庭巖誣臣首文選司書辨曹汝松扳臣。臣皆不識面也。之京原籍江西，距臣家海外五千餘里，原無年家通家之誼。南雄距瓊亦三千餘里，平生無會面，亦無尺牘往來也。之京已卯年冬入覲見朝某日吏部過堂，某人寓某人家，皆可候察也。錢庭巖臘月出首矣，何不捉其家人書辨，亦不一問。之京越兩月有餘，始扯臣入奏，臣初未奉回話。三月間上疏鳴冤，蒙皇上憐臣無辜，有陳是集着從公確審具奏之旨。詎意司官不肯審，臣呈堂具題，以臣未經革職，不便質審。皇上因有着革了職。候

稿

疏

七

中

之京回話奏奪之旨。五月回話。始到奉旨提解究問。臣且夕望之京。蚤來面質。詎意今年二月。報之京病故矣。噫之京不肯吐出真。所囑托之人。乃抵死不來也。之京爲南雄知府。貪穢著聲。差人鑽營。在臣未復命以前。已卯年九月咨請封誥。因而轉謀兵道。復求留任。皆彼生平莫逆之人。代爲居停牽引。長安共聞。事發猶於去年四月間代領封誥。徒欺臣寡援。將臣卸罪。臣死瞑目乎。司官審臣時。臣具辨寃。手本不閱。錢庭慶已死。吳之京報故。徒具曹汝松之口。羅織成招。輔臣清理刑獄時。司官審已半月。不曾開送輔臣一審。魏皇上從公確審之旨。陷臣後已。臣負此奇寃。匍匐南歸。自甘命塞。但恨薰灼之徒。招搖鑽刺。事窮而多方營脫。將人嫁禍。拙守如臣。矢潔如臣。而亦不免。伏乞皇上憐臣孤遠。察臣被誣。勅下江西拘之京家人。吳三楊書辨。究問其差來囑托。果屬何人。臣寃自雪。不勝激切呼籲之至。崇禎十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具題本月十四日奉聖旨本內居停牽引長安共聞招搖鑽刺多方營脫是何所指卽着陳是集奏明該部知道

稿

秘

辨冤第三疏

中

秘

稿

原任中書科舍人臣陳是集奏爲據實奏明。仰祈聖鑒。以雪黑冤事。臣初四日上疏辨冤。十四日奉聖旨本內居停牽引。長安共聞。招搖鑽刺。多方營脫。是何所指。卽着陳是集奏明。該部知道。欽此。欽遵。不勝感激。謹將受誣始末。爲皇上陳之。臣之蒙冤。則文選司書辦陳玉京。嫁禍於臣也。玉京平日招搖有聲。家貲數萬。當東廠提獲之時。朱紳庚辰年正月一疏云。玉京爲三知府鑽營。南雄知府其一焉。所指爲緝獲封押書札。真贋歷歷可據。爲其鑽營改授逃計典者也。長安共聞之。無如其荏荊不招。多方營脫。嫁人楊卓然案中。冀獲輕贖。只認得銀十四兩。可謂極狡矣。至閏正月間。臣竊文選司主事龍大維。傳語於臣云。伊有書辦投軍內云。近聞南雄知府吳之京事。有玷於中書科陳是集。若有語與王書辦說。尙可挽回等語。卽陳玉京其人。欲取臣三百金。方代爲挽回。臣以事全無干涉。疑有將李代桃之事。彼時卽欲上疏自明。龍大維托人止臣云。訛言只當靜聽。詎意二月初五日

中

旗役果提臣矣。玉京紹興人。與臣全不識面。見提在殿朱紳一疏。方在御前掩耳之不暇。何爲不避嫌。突出一片熱腸。欲代臣挽回。無非圖套已成。誣扳已具。卸擔已妥。恐公論難掩。以爲無風可捕。欲誑臣挽回。因而捉證以實其謀。使臣當日應之。今日卽置辨。其誰信之乎。之京於己卯年九月。曾容請封誥。必有差人到長安。必在掌印中書求軸。必呈有履歷求驗封司轉題。必有行狀。求請詞林撰文。而臣此時差回在路。猶未復命也。事發猶於四月間。有人在中書科。代領誥命。而臣此時在獄中也。其代爲牽引之人。卽代爲打點之人。諸人各有良心。與臣何干乎。至之京冬月入覲。政錢。席巖出首時。據之京回話奏云。寓在崇文門翟閻然家。已自供一居停主人矣。安得指其差人入京。潛住臣家乎。諸奸捏謀。將臣卸擔。欺臣海外孤踪。陷臣而臣無援救之人。欺臣清貧自守。束手圍扉。搶頭獄吏。陷臣而臣無出脫之計。塗駭其橫口污穢。夷可爲跖。蘭可爲艾耳。臣淹獄一載。家鄉萬里。秦綬不繼。羅冤叢慘。今幸釋出。猶病臥藤廊。圖踏無策。伏乞皇上憫臣

秘

稿

中

枉誣。立究傾陷。則臣死而復甦之日也。臣據實奏明。不敢一字虛飾。無任哀籲之至。崇禎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具題。正月初四日奉聖旨。陳是集本內事清。如何至今方行陳奏。念已開結。姑不株求。小日失壞。始不究該部知道。

秘

稿

中 秘 稿

疏

十二

經籍目略序

中

瓊有桐鄉王先生。世所稱閩博君子也。乃致憾於先生者。以先生年少負奇。雄視一世。竟不側名南宮。而佐郡以老。噫。先生遇誠陋矣。不佞集謂先生未嘗匱也。謂先生陋者。則未有以得先生者也。蓋不佞集讀禮山中。先生之後人衡字君。以鷄肋稿見遺。而知先生之詩。出入沈宋王岑諸詩家矣。又得其經籍目略諸篇。益信先生之工於詩。有所自來。先生無書不讀。不自以爲竟讀。故至老手不輟卷。又欲後世之人。知古今書之不勝讀。而亟亟乎其必讀。又恐其厭於讀。遺於讀。憊於讀。趨舍於讀。故出此編以醒諸世也。先生意念深矣。今覽此編。自周漢秦魏以下。有能悉諸撰著姓氏者乎。卽諸其撰著姓氏。而真實舛錯。又烏知其代撰代著者誰。安在其綜核古今。包含百代。爲公亦言出於晁氏。氏何以令人之知有二氏。公之功。焉可誣也。公未讀書中秘。何繇獲此。本其得諸文莊乎。文莊不著。先生獨著。先生文莊功臣也。觀先生所贈唐司徒西洲公詩。洵有知人之鑒。國家盛時。諸先輩

稿

秘

中

咸以博古爲高。砥礪倡和。互爲先後。故發爲詩文。端莊厚麗。則達諸世務。批卻導議。眞人品事。功具焉。羽翼之功。居多也。枵腹而饒富世。所獲有幾。不佞集不能不心折先生矣。即令先生當日。再撥巍科。位躋華臚。無有如鷄肋諸篇。膾炙人口者。百年而後。安知有桐鄉先生。與先生之詩。即先生自許。亦必不以兩宮一售。而易千萬年讀先生詩。知宦轍所履。俱遭兵燹。遲饑起疾。不遜古良二千石。歸而閉戶著書。所爲詩。晚平尤臻妙境。造物豈以大事屬先生。故似遇而不大遇也。焉能陋先生哉。詩與書清物也。清人乃能酷嗜之。士大夫不有經史一癖。將必馳其心於聲色貨利之場。忍詬負穢。決裂性命。獲罪辜賢。先生有靈。當唾罵之。若草心竹素。圖叔穆之不朽。先生固先獲我心。我讀先生詩。沉吟不置。似有默契者。爲溟南詩選。選先生詩甚富。先生所著書。蓋自爲可傳。今而後乃大傳。今爲先生叙。亦冀托先生而傳耳。

秘

稿

東山備史序

東山竟之一培塿耳。以孔子稱。遂傳響千古。會稽有東山。謝傳携妓地也。望重東山。後人號爲佳語。姑熟之青山。李白嘗遊之。有我愛青山好之句。自號爲東山李白。稗史不知。遂指李白爲山東人。紛紛聚訟。忘其出於隴右。而產於彰明。長庚肝夢也。華容蓋有東山。余奉使自楚入蜀。道經沱水。群峯疊翠。襲人衣裾。則劉忠宣故宅也。號曰東山。寔始於此。吾瓊之萬安。亦有所謂東山華封者。寓內東山。所見凡五矣。彼四東山者。猶是人間遊履之地乎。若華封諸洞。則仙隱在焉。丹灶石臼。丹井石棋。非復塵寰所有。彼四東山皆不及也。所羨芳齒頰者。惟近杏壇片席。與江左勸業過人。青蓮所至。草木猶帶餘醺。忠宣勁節。如蒼松傲雪。不渝其素。斯爲難耳。萬安之東山。果有之乎。玄亭馮氏爲史也。自漢唐迄昭代。睹其姓字詠歌。人之賢愚。不得而悉焉。良史哉。誠有心於東山者也。抑余竊有疑於玄亭。史中所志物產。有所謂熊膽燕窩仙米山茶沉香鹿茸血蟾走流蟹者。萬陵多有

中

之。東山未必有也。即有之。不能有以加於琪花瑤草也。玄亭氏得毋爲子虛大人之賦乎。非也。華封爲第一山。則萬陵之有。皆其有也。又何疑然。玄亭初非輕以此卷示人。其所出以示人。必暇依孔孟之徒。風流文章。似安石青蓮。勳業不愧忠宣者。斯云上矣。無已則羽客縉流。使知珠崖大海中。有棲真服氣之地。山靈其首肯乎。慎勿使饑口逐羶之夫見之。令其追飛逐走。搜林竭澤。大士爲之攢眉。山僧聞而匿影。則以今日貪曠之趣太奢。而濫瀆之願罕登也。山之性情。喜靜不喜鬧。喜韻士文人。不喜獐龍毒蝎。玄亭氏其護持之乎。子長傳貨殖。乃其中多譏刺焉。有類於漆園氏之寓言哉。玄亭之作史也夫。

稿

溟南詩選序

詩以刪而不傳。以刪而後乃傳。詩以選而存。以選而復不存。以刪而後乃傳者。才如少陵。尚不能以無累句。況其下焉者乎。生平吟咏。意得有幾。當其脫稿之餘。無不自以爲佳。久乃厭之。即千載而後。安知作者之神。不有盡

中

秘

稿

亟乎欲去之者。則不如刪之爲適也。以選而復不存者。觀者之眼。與作者之心與手。不能冥會。有如昌黎之論文。小稱意則小怪。大稱意必大怪也。小慚則小好。大慚必大好也。堯食高蒲道。三年而後勝之。疇其戲者鮮矣。則與其選而不存。毋寧不選之爲適也。集讀禮之暇。思奇句文獻之或遺也。因詩識其大者。廣搜郡乘法塾殘編。刪而選之。存詩十卷。付殺青焉。客有難者曰。詩難言也。蘇李以降。選者幾何。溟南葺爾之地。工詩者寥寥數十家。子輒能選之至十卷乎。選何濫也。集曰。唯唯否否。子其易吾選。將易於瓊甸之前稱詩者乎。稱詩自白玉蟾始。古來仙子未必能詩。即能詩亦帶鉛求中語爾。玉蟾子能爲詩。又不盡爲仙詩。詩所以佳也。明興以來。文莊先生淹通少雨。人或以淺率目之。不知其才自贖。而筆下無跡可摸。古體尤勝。使與青蓮對壘。未必屈座也。王汝學詩老而益工。近體冲澹萬遠。步武唐人。鍾唐二司徒。歌行亦佳。由其學問淵遠。有以使之。鄭堂溪騰龐多姿。王宗伯歸田。所作遠勝於館閣諸篇。唐景夷任誕自廢。詩才奔放。帥

序

十七

海瓊子一派。跨出父兄之上。餘或人有數篇。間止一律。猶必採而收之。間有散軼未獲者。猶思購之。以嗣吾選。且吾亦姑爲刪焉。以俟夫能選者之選之也。滄奚恤焉。吾之爲刪者。諸先輩有靈。護美心切。恐不免有見讓之疑。乃吾之爲選者。想作者吮毫濡墨時。應自栩栩意足。千載而後。無亟亟乎欲去之者乎。

龍氏立義田序

龍少池公。吾祖姑所自誕也。公少軒豁。練達若成人。祖姑先見背。公時尙稚。乃先大父對峯公。常鍾愛之。以爲是子必九而宗。長而爲重賦所累。廢咕嗶業。然慷慨籌畫。迥異時流。里中豪不敢侮之矣。不惟不敢侮之。事有不可了局者。公若然而解。爲能排難解紛。振人於阨。人人且心德公。有事輒造門焉。然公亦不敢以爲德於里中。與人恂恂如也。粥粥如也。有司常以干旌來。蓋府縣兩舉鄉賓焉。又棹楔繼之矣。公拮据血指。起家千金。豐穎修幹。頎然長者。遇宗黨姻戚。無不得其歡心。而視先父極篤且擊。凡

中

秘

稿

事必與面。是集少時。常侍杖履間。公言禮姑先逝。淚潄潄下。且得先大父之行狀也。曰兄勉之。所以雪大父之德於地下者在子。先父病亟。公與手訣。先父以公後事爲憂。謂是集有四方之行。恐公易寶時。不克圖報也。嗟乎。子今知所以報公矣。公福相。宜子德。宜子長壽。宜有子。乃竟無子。公之無子在天。人不可知之數耳。乃集則以公無子而實有子。蓋公前數年。已有義產之立。大宗若干。小宗若干。井井有緒。凡龍族皆公子也。期於永久弗替。凡大宗有欲變易者。小宗糾之。小宗有欲變易者。大宗糾之。至大宗數世而上不血食也。餒人之鬼者。必自餒其鬼。戒之戒之。龍族有克亢其宗者。得公業而大之。安知不如姑蘇之范氏也。則公於龍氏。洵爲能興者矣。是集因爲之序於首。此公命也。亦先父意也。

王宗伯手蹟序

詩文至於代而難矣。寒酸之語。不能與天祿石渠奏響。則代難。又或書不盡

序

十九

中

讀古人。胸不盡羅五嶽。蛙蚩爭嗜。見等窺豹。使婢學夫人。滋增惡縮。雖搗藻亦何當於鑿裁。則代難。又或擗管者之心。與命題者之旨。不能如水乳合而針芥投。即雕龍繡虎。不之許也。則代之尤難。如陳恬鎮君之於王宗伯公。則真可代者也。予觀其家所珍宗伯手蹟一卷。皆郵筒往來。揚風扞雅。天池草所載。歸田著述爲多。鉅筆鴻文。安知不繇倡和力哉。雖名爲比玉篇可也。昔胡梅林少保。蓄徐文長於幕府。爛柯山得白鹿。屬文長草表以獻。梅林白有所草。並函致長安貴人裁之。竟上文長所草表。世廟大加歡悅。梅林益豪自喜。於文章家或未甲乙也。恬鎮才不下文長。宗伯所云。拙於裨諷東里。或有徵長。彼此商確。每出一篇。不知其爲恬鎮與宗伯也。聲氣千秋。代豈足以蔽之乎。公書傲吳興。海內共珍。朱半瀾相國語紀在從信錄者。可爲公知已矣。恬鎮以諸生在公西席。尺牘間自詩文外。世務委瑣不與。豈羨嘉賓之幕者。與此以知陳君之氣骨嶽嶽。不可一世焉。異日子孫贊之。有秦瑯琊氏書者。代匠之篇。當令紙貴矣。

秘

稿

浪遊草序

中

子長善遊者也。以壯遊奇文章。乃考其登眺躡歷。尙未及粵也。蘇長公自海外歸。人謂其文挾波濤之氣。然則遊愈廣。文愈奇。無之而不遊。斯無之而不奇矣。然遊亦何可易言。胸無吞雲夢起五嶽之趣。山川自爲嫵秀已耳。且中無壘塊。安有歌嘯。心不空閔。奚問天遊。懣懣墨墨。日樊械其神情。雖有騷人韻士值之。猶汎梗然。又烏在其出吾靈慧。以驅使天地萬物之情。怒竅出之。如龍門眉山二子者乎。不惟厭遊。且妬遊。不惟已不能以詩爲遊。且忌人之能以詩遊。曰某子其浪遊。譬之楹枋斥鷃。安知鷗搏之大。即文章無論已。他日一行作吏。亦俛首於簿書錢穀之間。而面目足憎。無復望其諷度民隱。博採風謠。以免乎俗吏之誚。余少時嘗讀沈君典太史言。而喜其善遊也。太史公車下第。即之塞上。縱觀營壘。有封狼居胥意。故其發爲文章。豪宕不羣。後以節義著聲。試誦其所上權相子書。今猶膾炙人口。此豈可與兀守塌廬。不知眺詠爲何物者道哉。善哉仲璋之浪遊草也。有乃祖

稿

秘

序

二二

風。其人儻爽開敏。灑然能自裁。一浣紈綺之習。詩亦不寄人籬下。求其所爲中原紫氣語。固已無之。時出入於中郎伯敬諸派。今且自海外歸。吟脾日變。歸抵宛城。持以示知詩者。當不目爲前日仲璋否也。仲璋之遊果浪乎。抑余竊有廣於冲璋。古人有言。州有九。未遊其四。心誠少之。仲璋年尙壯。遊事尙賒。具區之中。名勝異蹟。可供遊興者甚衆。籃輿所至。不無出其嫵秀之氣。以難仲璋。將若之何。蓋養全其力以敵之。異時奚獲所投。又當作何草。予益無以名仲璋所到。仲璋調銓。應得令。其盡心於諷度民隱。博採風謠。以施於有政。暇則與騷人韻士。臨覽觴詠。物無遁情。宜亦不惡。世其有風流仙令者乎。仲璋之遊果不浪也。余性素嗜遊。嚮生長天末。遊地甚少。卽上公車時。所跨吳涉越。過齊魯適燕。目境所及。能有幾何。不得志輒告歸。苦無助遊之具。山川之誦我多矣。何敢望仲璋。自此以往。遊屐所涉。不忘效聲。亦仲璋之浪遊草。有以聞我也。

中

秘

稿

送許今喜北上序

辛酉春，不佞於汪明和父母所，獲覩今喜觀風試牘，覽之，建江即多才，無出今喜上者，時尙糊名，衆不知爲誰氏之文，不佞獨知爲今喜無疑也，蓋今喜當燥髮時，夙擅才名，不佞實心慕之，卽未識荆，今喜固已心折其爲文，於稠人廣衆之中，遙憶其爲今喜者，及秋而予幸售於鄉，今喜尙報罷，乃名日益噪，試輒高等，卽監司守相，無不目屬之矣，庚午之歲，始登賢籍，蓋遲余十載焉，辛未借計北上，予又倖售，今喜園中牘幾幾乎欲得而復失之，今喜才倍余，售遲於余，天其有以重今喜矣，今喜登籍之二年，衆剪綵繒賀之，建江之俗則然哉，乃今喜意不快也，內誠有以自重，乃不欲顯以告諸二三子，第言芻秣之未庀，恐爲從者憂而已，蓋自庚午距今凡六載，而賀者請益堅，且以序屬不佞，今喜將北上矣，辭之其可獲諸，不佞曰，諸君之不謀而各有欲賀今喜之心者，今喜之宜於賀可知也，今喜之欲辭人之賀，又難以顯辭人之賀，今喜之所以宜賀，又在於此，夫今喜之文與人，初非可以

售盡也，抱膝長吟，管葛之業，自饒爲之，一售宜今喜之一賤乎。乃欲賀今喜者，非其眷屬，則其朋友中，不無深知今喜者，粉榆之誼，何處可豁刻自處耶，此其所以難顯辭之也，唯難顯辭之，而賀之者請益堅，今喜將若之何，且天其有以遇今喜矣，遲之於庚午之前者，茲將迅發於丁丑之年，天之遇今喜方殷，而賀者之心，安得不動，即今喜之魂夢，定有上帝驅使，抖擻蓬勃禦之不能，尙能辭人之賀，與遲人之賀耶，登籍如今喜，而後可以賀，而後可以辭人之賀，如今喜而後可以辭人之賀，而終不妨於受人之賀，余聞今喜有至行，其事嫡母，比於所生，有疾必躬侍湯藥，目不交睫解帶，庶幾古之純孝焉，與人淵熙，不立畦畛，殆不愧武陵學博，瀏陽令長之遺，與其先君子震川公之爲人也，能爲詩歌古文詞，所交多騷雅，映蒲奚篋，余卽幸售，鬱鬱數載，比之今喜，所得孰多乎，今喜之力行待取，忠信待舉，豐羽長翻於茲數載也，實有以慰夫天所以重今喜之心，不惟有以慰夫天所以重今喜之心，且有以慰夫諸君欲賀今喜者之心，寧使人謂瓊海之濱，文

中

莊先生以後，奇人寥落若晨星乎，其藉今喜而免，今喜帶有異好，好奇山水，遇有登涉，必據絕巔長嘯，茲游當倍之，其無以錙銖之技掩也，諸與今喜平昔底和者，應有形諸篇賦，曼聲歌之，以賀今喜，焉俟不佞之言，然余與今喜，莫逆非一日，今喜此行必大售，售必遠有所發舒，豈其如凡所見，銜耀園里，先人自雄，爲余有以知今喜之不爲一世士無疑也，卽欲賀今喜者，固終不忍顯言賀一之字，強加諸今喜也，因索諸君子之請，書之以爲送許今喜北上序而已。

秘

瓊山李侯瓊譜序

天下不可以文章之治治也，亦不可以簿書錢穀之人了之，夫錢穀簿書之人，所自號爲能理煩任劇者也，乃一行作吏，風雅消廢，求於竊郤之交，若然中解，恢恢乎遊刃有餘，勢必不能，此猶嶺無煙雲，山無草木，安有遐風餘韻，溘然及遠者乎，雲間李侯，以進士起家，來蒞瓊也，瓊於珠崖爲首邑，上面監司守相在焉，匪獨其繁不易治，卽出一教，下一令，未必悉出於

稿

序

二五

中

侯之教與令也，肘多掣然難矣，兼之熒魘爲虐，國難初聞，亡命之徒，交相爲惡，訛言煽動，諸亡賴子弟，因激生變，勾黎閩人近郊，非侯調護而撐拄之，珠崖幾不復有今日，是侯不獨治瓊山一邑，且治全瓊也，白香山之言曰，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侯之文章，侯之政事也，故讀侯之贈壽文，大類昌黎送人諸序，頌不忘規矣，讀侯石室諸碑，彷彿子厚永柳山水記矣，讀侯之悼亡篇，又似垂老行無家別矣，讀侯筵啓文移，何減百函俱廢，十吏遞供者矣，讀侯之爰書，無異張廷尉磔鼠文矣，讀侯之告諭條議，又類澄清錄，便民榜矣，蓋下車已四載，不博強項之名，要赫赫之譽，乃孤立行意，標格鸞舉，能於錢穀之外，別出其性情，以與瓊人相感，天下文章，莫大於是，即其制爲經義，酷肖近代楊湯一流，持丹鉛以造就門下士，所甲乙，無不人人信服，而信之，豈與夫謬飾蚯蚓，冀招神龍者，埒侯今日政，免此誚矣，侯因俗以爲治，匠意以爲譜，譬諸文章家，自出機杼，不奇人籟落下，異日治如是治，譜如是譜，卽治不如是治，譜不如是譜，變化遞

秘

稿

中

生、光影常妍，又焉能擬其所至也。國初有李公思勉者，亦以進士起家，出宰於瓊，學博才雅，政績遒蹙，公餘不廢賦咏，自號爲海濱子，因以名集，後入踐名卿，數百年間，可謂二季者乎。侯之門下士，刻其瓊譜，而屬余搦管以弁諸簡端也。政不忘侯不朽之大業，非如王筠之於沈約，懸瑄帶坻諸句，恐後人誤讀爲寬，取以商略而已也。

許將軍十德卷序

語云隨陸無武，灌絳無文，乃今於將軍匡侯許公，而大不然也。公以武士進起家，來總白沙寨也，暇則與諸縫掖，命酌賦詩，雅歌投壺樂也，恂恂似儒生，已而奏海上之績，著御黎之勳，雖古名將，不啻及之，蓋八載於茲矣。瓊之人士，如林若黎君李君輩，擬其鎮瓊十德，爲有韻之詞，以記之，走使徵不佞言爲序，不佞曰，以余所跡將軍鎮瓊，茂績益上，以畏此簡書，而內以奉其先教，駸駸乎日起，奚十德之足概也。且瓊至今日，不爲無事矣。將軍能率其水犀舟師，俾海濤不驚足矣，五指諸黎，寧無有激而撓之者，使

秘

稿

序

二七

中

蹂躪近地乎、此將軍所爲痛心扼腕也、黎出肆虐、將軍能悉其精銳、指授方略、膽落而犬羊驅之、至撫劍善後之策、將軍自有之、不自將軍行之、何也可爲之品與略、而格於不盡爲之時與勢也、不然、如將軍奇謀淵算、豈在路博德馮伏波下哉、將軍治黎之說曰、上體天和、下恤民命、旨哉斯言、則今日而輒以平黎爲將軍願也、非將軍意也、抑余所心遜於將軍者、建望雲亭與携錄二事耳、狄平英涉大行、指白雲曰、吾親舍其下、識者以來日事業、繫於此懷、當燕京失時、叨恩食祿之人、其爲喜景倩之死者、固不乏人、乃作褚彥回面孔亦多也、瓊人素懷忠義之心、將軍輒於邸報中、得日星不晦錄、國家治亂、始末賢奸、公揭發而廣之、推此心以在侍衛之列、疆圉之間、其於源休之徒、必犬旋視之、擊楫中流、與夫痛飲黃龍、徵將軍誰爲匹者、二事足以概之、十德云乎哉、昔任昉之評諸到也、曰宋得其武、梁得其文、將軍兼而有之、明天子在上、得忠孝之人而用之、自非諸到所可幾耳、

稿

秘

中

秘

稿

林心宏學憲德壽序

古今之至壽者，莫天地若也。人之與天地遠者，壽亦遠之，與天地近者，壽亦近之。夫天地之所以長壽者，氣爲之也。人稟此浩然之氣，爲能與天地鼎峙，乃長於萬古，而不爲老。漆園子曰：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矧其陽明純粹之德，力將幹維元運，撐柱宙合，彼且瑋壇二氣者也。區區小年何足以定之哉。以余觀之，今日，則海南兵備學憲心宏林公其人也。茲仲春八日，乃公懸弧之旦，瓊之縉紳走數十里，致詞求余言爲壽。有言公之令浦事者曰：蓮妖之變，煽自滕鄒，蔓將及浦，公豫爲之防，摧其狂鋒，使不得闖，而南江淮之間，得以安枕無虞者，誰賜哉。公之爲東南生靈造命，匪少也。公宜壽，有言公爲侍御事者曰：公執法殿中，敢言直諫，魏璫刀竊柄，公與楊左諸君，摘發其奸，璫心啣之，公因內行整潔，無可肆螫者，值公有榜其私人一事，璫因以中公，公經權並用，微服至遼化就繫，撫臣疏上，逮杖瀕危，而公神色自若也。且於違公日，而陰竊作，杖公日而闕廊火，

序

二九

中

鬼神若呵護之、此何異王伯安之忤逆理、拄杖而生、投江而生、謫龍場十年而生、後來擒濠之勳、平田恩州之伐、不從憂阨中得哉、公與伯安先後一揆矣、公宜壽、有言公里居事者曰、公陳太邱一流人也、公之爲德於鄉也、宣 聖諭、揭天理人心四字於通衢、人服其誠、遠邇質成、無復有交訟於庭者、至其賑貧掩骼、睦隣收族、創臺邊賊諸事、山林經濟、尤非太邱所敢望、鄉人比之、庚桑畏壘、從而尸祝之、公之精誠、足以動物矣、公宜壽、已而交誦公之蒞瓊事者曰、公之甫下車也、壬午秋試伊邇、寶首課士、精心較閱、鑒比秦鏡、山苗澗松、古今同歎、公爲一洗之矣、諸子矜中不無躍冶、公曰吾愛木、則不復仁莠、簡厥修、亦簡其不修、進厥良、以率其不良、此學使者事也、黎憲恃深著爲虐、諸亡命勾引之致闖入近地、前後有司、掩敗爲功、傳舍其官、遷片輒卸責矣、甚至以激變二字、加諸瓊人、無敢以寸鐵相加遺者、黎自此桀驁無忌、公察其黠魁、設計擒馘之、黎爲之落膽、至郡邑諸盜、公廉得主名、下教嚴捕、靡不朝發而夕縛也、公真天威哉、瓊獄多寃、

秘

稿

中 秘 稿

公事每親讞，平反甚衆，旱魃肆災，公齋祓步禱，甘澍立應，公得天心，而因以得瓊士民之心，若方諸陽璫然，闔瓊之人，無有不欲壽公者，公宜壽，余曰：微若言，余備官史職，蒐在國乘，無以知公之爲侍御，爲沛令時事也，余家距閩接壤，諛探風謠，微若言，無以知公之里居時事也，其蒞瓊諸政，余辱在桑梓，借若受公併懷侈矣，然若之所以頌公視公者未既也，余聞公在諸生時，業以天下爲己任，實學真才至孝篤行，人莫得而量之，今之正氣君子也，天地間妖雜之氣，爲閭豎，爲夷寇，爲小人，代之季也，罕有不自璫始者，魏璫肆焰，實璫璫諸王人有以張之，善類爲之一空，公之擊璫也，義氣轟烈，目中無璫，並無諸王人，視璫若螟蛉然，視王人若螻蟻然，氣足以蓋之勝之，故璫終不得而害之，勇能折萌，智能燭幾，公有妙用存焉，豈一批鱗所能盡哉，殆易之所謂履虎尾而不噬者也，壬午之春，上用臺臣言，重懲一切緝事諸人，命大臣改救申諭，中貴人不啻覆霜之戒，謫戍廢逐，諸臣相繼賜還，縉紳稍稍吐氣，此廓清之一會矣，無如疆圉孔棘，即芒碭

中

大澤間、公曩所卵翼地、今戎馬震驚矣、天子側席、捐體面思救寧之臣、一旦隆公師中之錫、豈其宜於瓊者、不宜於中原塞上義旗麾指、肅清掃蕩之績、詎異人任哉、公學問淵闊、有仲山甫之明哲、兼有不茹不吐之風、不侮矜寡、不畏疆禦、時而神君慈母、忽而屈執指佞、時而武夷石竺、飛觴咏物、忽而珠崖五指、標柱勒勳、時而冷面鐵腸、人凜孝肅之風、忽而景星慶雲、人游稚圭之席、其神全氣備、乃無之不適也、異日天子念有能稽謀自天、之老宣席召公、必能爲國家葆元氣、護善類、不愧休休有容、聲色不動、而厝社稷於磐石之固、俾人人交祝曰壽考作人、天子萬年焉、庶太上不朽、沾沾乎節義事功、猶未足以窺公之涯際也、道家所云忠孝度世、不引導而壽、其在公乎、其在公乎、即以八千歲爲春秋、等之一快耳、信乎諸君之頌公祝公者未既也、諸君輒然而別、敬書此以爲公壽、

鄧拜石學博壽序

徐陽鄧族。今之名閥也。余嘗論時。所聞梅源太史。以奇才樹職詞林。與臺

秘

稿

中

秘

稿

山葉相公。韻、頡、雁行。與安令梅亭公其季也。擅臨池之技。人得其片楮。薄
隨。藏而寶之。暨其群從兄弟子姪。皆卓有才藻。又能爲古文詞。如安平劉
氏。而拜石先生爲最。先生幼負岐嶷。年甫十五。即遊邑庠。才先生者。咸謂
其一日千里。何不可爲。竟以數奇。入戰棘闈不得志。甲申之夏。始以明經
司繹吾瓊郡。非其好也。先生久已膺薦。富擬策金馬門。適與鄉壬人有郤。
而壬人者。賂遺權要。躡與銓政。朝野側目。先生慮其修怨也。毀跡杜門。凡
數載。而壬人以賍私狼籍。掛白簡歸矣。先生癸未始入長安。會中外寇警。
謁銓者如晨星。冢宰兩之。竟得選。異數也。遲速之間。眞宰存焉。先生至
瓊。則與諸生敦行課藝。聲名未立者。共獎成之。寔不能自振者。輒周恤之。
丁祭必致濁潔。陋規盡汰。修理學宮。殫厥心力。元且拜賀。君師大禮。詩復
申明。當國難初聞。瓊之諸生。相與痛哭叢林。不減姑蘇三學。告廟之文。
非挹先生之教而然哉。時事日非。瓊士邇來低眉短氣。縮頸吐舌。乃披坐先
生春風中。忘其身之在燭火矣。先生天性篤孝人也。仲夏之月。乃其覽揆辰

序

三三

中

門下諸生。欲勞綵稱賀。先生固辭曰。余十五而背先君子也。母太孺人柏舟自矢。相依膝下。自吾母之歿。余埒軌却賀久矣。安能舉諸君之觴。乃諸生則固請。以不佞於先生善。當出一言以侑之。不佞曰。古云孝弟之道。通於神明。孝德即壽徵也。聞先生居喪盡禮。葬親而廬墓。風雨不避也。心惟恐不在親側也。其事太孺人呼吸相通。陰陽之疹。魂夢必告也。親之心無時不在先生側也。幽明一致。理固有之。則今日而先生之教。大行於瓊。暇則與瓊之二三子。陶情於山水名勝。詩文酬唱。揚挖風雅。二尊人必知而樂之。則二三子之稱卮獻壽於先生之前。猶其在二尊人前。先生又何爲不樂哉。先生可以舉觴矣。且仕爲學博。非惡也。東方曼倩。避世於金馬門。今猶不可不避之於學博也。余不佞。不及先生遠矣。先生能深自葺晦。庶免於壬人之手。不佞志廣才疎。橫被污蠱。愧不及先生遠甚。先生有館。名曰南溟墨濤。司鐸於瓊。此其識也。異日事業。必自瓊始。先生文情似太史。書法似興安。著作之庭。承明之廬。亦何可一日無先生者。先生不可以不舉觴矣。

稿

秘

中

諸生之製爲錦屏。以壽先生。後繪圖十景。乃瓊中佳山水。各有詩章以紀之。其意何居。曰此佳山佳水。惟沖澗簡遠。棲心事外。極文人之致者。乃可攬而置之几案。摩挲其間。猶真宰之司壽也。腥濁貪婪之夫。不可得而與之。惟忠孝學道之人。清癯絕俗。有奇行至性者。偏得而與之享之。此仙佛之事也。非止百歲事也。試以質之先生以爲何如。

雅鎮陳公七十一序

余髫齡時。以應試入瓊。聞瓊庠有陳恬雅鎮者名宿也。恬鎮能古文詞善詩。爲王宗伯所心賞。時稱難兄弟。乃竟隸於一第。疑若造物慳之者然。恬鎮以明經爲徐陽恩州弟子師矣。歸堂薄宦。尙可酬萬一也。雅鎮實入長安。應得弟子師。需次未就銓。今年七十有二矣。人無不憐其雄才之屈。而悲心遇合者。乃雅鎮夷然自適也。客歲臘月。乃其覽揆之辰。諸親友咸譔剪綵以佐康爵。而雅鎮退讓不逞也。至泣然掩涕曰。余弱齡失恃。先君子訓高涼。而棄予於艾。先兄諡恩州。而棄予於者。予心時痛慕焉。犬馬之齒。何足以

秘

稿

中 秘 稿

當諸君之觴。諸君曰。翁勸念皆孝思乎。善哉純懷。此余輩之所以欲觴翁也。翁總帥時事。父文岐公於高涼最謹。文岐公病。翁且夕視膳。目不交睫。易簣之日。哀毀骨立。高涼諸生。覩其感容。無不涕出者。事繼母愈凜。言及文岐公。泣漣漣下。古云終身之慕。曷以加茲。其事兄恬鎮君也。如事文岐公。視伯氏之急。不啻切膚。如婚嫁諸務。伯少乏。取之翁。如外府然。翁雖爲名諸生。性情澹泊。絕跡公庭。不因八熱。待物居心。坦率無城府。毗睚不報。一飯不忘。居恒謂生平無不可對人言。文宗首以德行褒公。豈至阿其所好哉。今翁年七十。猶將振鐸蘇湖。子國徵氏。業領恩選。孫亦曠名譽序。天之所以報翁者。洵臻矣。此余輩之所以觴翁也。諸君述以問序於余。余曰。諸君之欲觴翁也。亦知翁所以辭觴意乎。翁兄恬鎮君。所著有代匠篇者。窮愁阮轡之書也。使其得志。當不以代匠名。翁才政伯仲。困蹟諸生數十年。老冉冉其將至。恐修名之不立。翁得毋屈氏之思乎。余有以知翁之不爾也。諺有之曰。天有記性。無急性。無急性。故蚤計者。嘗失之目前。有記性。故倒

中

行者。難待之定後。孝子德至於天。將天苞降。地符出。援神契之所以翼孝經而行也。翁既以孝友著矣。純白備矣。天將酬之以大年。自此而期頤。若承蜩然。方將渾得喪。齊寵辱。冥是非。等窮通。以保其天和。如漆園氏之旨。甚矣騷之不如莊也。余雖幸通籍。乃命遭磨竭。爲權奸所陷。同於放逐。其敢竊比於靈均氏哉。南華一卷。吾師乎。吾師乎。亦請是以爲佐翁之觴乎。翁可以無辭矣。

秘

黃孺人六十一壽序

余不佞。已卯春奉使。便道還里。四月赴闕報命。道經雷陽時。直詣李翔南公祖。乃余同年。自瓊視事還雷。余爲停驂數日。徐陽孝廉梁君平生。訪余旅邸。平生固盛年。豪爽慷慨。感憤時事。扼腕而談。有如張乖崖未遇時。余心異之。知其先必有廉潔激烈至行。庭幃救誡。必非教兒譚者。別去。而余庚辰春。爲同鄉壬人所擠。修郅卸擔。禍幾不測。平生上春官亦報罷。壬午而余難釋南旋。至五羊。聞平生爲直指所軋。大驚詫之。細詢其故。亦以修郅

稿

序

三七

中

也。余居恒服先嚴慈之訓。期遵軌於正人君子。懲用壯之凶。亦每以不得罪於小人爲戒。然至於時事大不平處。義氣發喉間。嚙嚙不能已。以此招妬。平生得毋同之乎。正不勝邪。忠不敵佞。君子恒受困於小人。自古記之矣。平生亦奚憚之有。史之論蘇子瞻也。曰或謂軾稍自歛戢。雖不獲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爲。尙得爲軾哉。可謂知言。今平生冤已雪矣。母黃孺人六十有一。其親若友謀剪綵以稱賀矣。諸君越海走幣。求余言爲序者何也。窮愁病發之人。又不矧於辭。將何以祝孺人哉。平生曠士也。雄才驍發。意氣騫舉。一孝廉安足盡之。即其承孺人機中之誨。以有今日之孝廉。而孺人不色喜。迨平生困頓公車。謠詠衆口。母子之際。亦自有以安之信之。而孺人不色愠。今兄弟稱觴膝下。愴顏悅志。吉祥善事。莫大於茲。豈以翟冠象服之尙有待也。猶有不懌於心耶。孺人出自名閥。稱末亡人於梁者。十有餘載。性至孝慈。每撫平生先大父手澤。神色黯然。至述其遺言。淚泫泫眉睫間也。感族諸女。孤而失恃者。撫之如所自出。殆數十指。然躬

秘

稿

中

秘

稿

勤紡績。杼聲軋軋。無以異於平生爲諸生時。推此以卜他日。平生揆藻天門。聲實並茂。有龍章鳳詔以錫母也。孺人視之。亦何異於平生爲孝廉時哉。婉婉柔順。母固有之。以承於天之道。坤之德。壽固未有艾也。張乖崖有言。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効。公不言己能。孺人禔笋者流。猶近此意。平生勉之。梁家昆弟。有三孝廉。青衿森立。如封胡羯末者甚衆。孺人視之猶子。其祝孺人也猶母。今而後喜可知也。徐陽風物。依稀大海以南。黃柑紫橙。不減火棗蟠桃。余與平生有莫逆之好。聖明在御。或有睨消日出之時。一水盈盈。葦杭可渡。思一登堂而拜母。敬書此以佐修爵者之請。

李長庚公壽序

人之稱壽。固有孰情泉石。築草帶素。間織課耕。而自享龜齡之壽者。不必其耑與相。芝與朮也。卽人子之稱壽於親。固有菽水之歡。洗腆用致。悅志怡顏。舞斑戲綵。而坐進岡陵之祝者。不必其三命之錫。九鼎之養也。夫壽

序

三九

者受也。受之於天葆而守之。無猾吾租。人世間之名位得失。用物昂詘。何能與之。余今於李長庚公卜之。公鳳城產也。距羅浮不遠。四百峯頭。金枝翠旆。隱映其間。其人多壽。矧公生長名閩。稚嘗業儒。以數奇不售。輒去之。隱於君平卜肆中。爲人屏城杜榘。絕不知有世上美好。與人言輒吐肝膈。無復胸中鱗甲。又慷慨好義。鄰人誦諄。急爲解紛。即王彥方不啻過之。歲遇浸。富家子有閉糴者。公曰。緩急人所時有也。我何忍自活爲。趣捐穀粥之。有暴骷於野者。捐金助葬。絕無難色。泉中人莫不感其德矣。所最奇者。縣令以干旄來。欲以敬老之禮禮公。公遜謝不起。推其意。豈樂於車上舞者哉。公之爲香於鄉。不樂有其名也。天全故也。公有同產兄弟數人。日敦尊韓之誼。其子克承之以計然策起家。游諸四方。俱以翁和名。所過諸名流。相與爲折節交。非公之義方著誠。能有此乎。卽其長君番邦。次君番昌。往來吾文邑。都雅嫻致。庶幾儒而賈者。嘗過余游。其得公之行狀最悉也。公今年七秩有一矣。顏渥步趨。飲噉健勝。與其配歐陽氏。相莊白首。有冀

中

秘

稿

缺風。四郎君俱饒於賞。又已舉孫。公含飴弄之。令其跳地作虎子。試啼聲稱快。洵乎具區樂事。所居有石龍鶴聚諸勝。儼然仙都。一簞一笠。一瓢一杖。足稱韻致。卿與相。芝與朮。孰能有之。卽三錫九鼎之奉。無以過也。季夏七日。乃懸弧之日。諸親友謀爲公壽。而請序於余。謂余與其子善也。可無一言以侑觴。余曰公德齒且茂。福碩而饒。其子若孫。必有以儒術顯者。不獨計然筴也。公壽且未艾。佇膺 絲綸之錫。焜耀於闔里。此時且遜謝不能。若等爲公之親與友者。得無大費綵幣相賀乎。卽公諸子賈遊四方。所携山珍海羞。羅而致之膝下。不減蟠桃火棗。他日其有問絳老之年。而以賀公請者。余不佞、請繼今以言。

伯父肖庭八十一家慶圖序

揆初展慶。考諸經傳。不少概見。然敬老之義可通也。古稱敬老。謂其近於父屬。在黃耆皆然。況宗法行。而人知有尊有親者乎。引年尙齒之文。載紀不啻詳矣。而今莫或舉焉。豈節而文之。代有繁略與。然家修其實。歡愛以

序

四一

中

平之。洗腆以奉之。文物以將之者。一室之中有朝典焉。亦猶行古之道也。吾家肇始甯陽。爲衣冠右族。正獻其最著者也。再世徙瓊。以戡定功。跨海南北。而賜我先君廬。國初以地歸歛。聖天子下璽書嘉勞焉。至其以詩書起家者。則有存齋公。溢大其世。存齋公登嘉靖癸卯賢書。爲名刺史。清白見遺。厥嗣無卑行者。而令德純嘏。則准肖庭伯籍甚。伯方在髫髻。博學能文。有乃父風。已復芻狗棄去。一意於處心制行間。事先大人以孝聞。事諸伯兄以弟聞。撫諸孤猶子以慈聞。不侵然諾。人稱長者。則又以信聞也。餘虞羨緒。不自封殖。指園。推舟。掩骼。以爲固然。而相誘以善。翠然董之。有紛難競趨者。質成然。間有望廬而返者。曰。幸勿使彥方知耳。郡邑大夫。聞伯之者而碩也。爭欲借爲賓與光。伯弗受。曰。憲老乞言。今爲濫文矣。文身之章也。身將隱。焉用文之。郡捕楊公因爲之表厥宅里云。乃猶不自滿假。雖耄而不倦於勤。今日八秩加一矣。伯母林孺人亦僅少二歲。案眉比壽。知天作之合焉。而又能琴瑟。比於韋弦相濟。以有成也。嘗考古之同德而隱

稿

秘

中

者。冀缺梁鴻龐公。三人而已。而皆不者其年。即其年與伯等。而未必與婦偕也。後世有與婦偕者。而未必皆蕃子姓。蕃子姓矣。而未必皆明且顯也。伯所誕同枝號雁行者四人。內外諸孫濟濟。而曾玄疊見。渥注之產。或可無負上襄者。迨秋認辰。戚族謀所以序之。固謝曰。已蒙獎於花甲初度矣。族人謀所以慶之。曰吾惟是家人父子。飲酒歌詩。聽階前呱呱聲。以當庶誦足矣。奚以文爲。舉族曰。非以文譽也。借以誌不朽云爾。因商於妹丈韓君。繪爲家慶圖。以象二老而令能詩者歌焉。伯父曰。康哉。余老人賴祖宗功德。以永茲壽考。其聚族以樂殘年也。庶莫遠其邇之意乎。勝於五嶽圖萬萬矣。圖成第見夫蒙而冠者。衰而衣者。象簡而舞。含飴而弄者。或執醴而前。或祝嘏在後。或點頷而分梨棗。或共蓐而歌棠棣。或浣厠楡而待溫清。或指松蘿而陪杖履。或盛衣冠而問寢。或相和翁以頤親。而伯獨怡然笑傲南極之樂。下受康爵而飲滿焉。猗與休哉。觀於斯。而知王化之所由始也。夫都宗人治都以都禮。家宗人治家以家禮。是圖即謂吾宗禮可乎。惟孝友于兄

秘

稿

序

四三

弟。施於有政。尊親之意。已見於樽俎間矣。禮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又曰八十曰耄。故有罪不刑。食則常珍。於朝則杖。天子敬老之意如此。況在子姪之列乎。此義不舉於朝。而修於家。所謂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也。不肖是集之註茲圖也。寧直爲伯壽哉。伯去百歲尙十有九年。行見孫支有龐眉拜舞者。又當快躋於葛天無懷之盛矣。雖然。獻圖之義。始於楊次中。繪老子以爲龍也。伯其猶龍乎。是集不能師其潛。惕而致滋。兀悔。伯其尙念孫子可教否。

中

秘

稿

中

秘

稿

太平橋記

太平橋，爲本邑東南孔道。其易木而石也。自宏治開始也。甲辰地震橋圯。顛甃石無虞。隨圯隨葺。易爲力耳。辛酉之歲。石忽折而爲二。乃有紫光一株。繞亘天際。時浙醫劉元銳者。施茗橋南。見而異之。發津梁心。乃實不易厝。事猶未集。甲戌之歲。毅然修之。不數旬而竣。視舊更飭焉。是舉也。募者什之六。其四則劉君捐產慨助。且督工勞瘁。得疾幾危。已復起。神愈旺。人以爲陰德之報。劉隱於醫。而饒俠骨。日長齋繡佛。自渡渡人。不止此一事。邑故有南門。更爲坤門而不利。形家僉以爲言。而未有復者。不佞奉使抵里。劉率諸父老向余言之。因謀諸邑侯侯壽亭張公。捐資協助。門復舊。而邑無瘡痍。視橋之績更巨。且任留任怨。劉不恤也。邑之功尙有可建者。如橫山渡。宜舟宜堤。清澗水口宜創塔。往郡之道。新橋苦秋水難渡。宜砌以石。劉一一與余商葺。而苦於金錢。有志未逮也。使天假劉以上壽。安知不成此善果耶。世人多戴愆施。若君之食貧藥肆。而喜捨善化。種種方便。

記

四五

吾輩可以愧矣。吾輩可以勸矣。

文秋橋記

中 稿 碑

距樂邑而西六里許。瀟望平田。約可四五里。修隄一帶。雨輒泥沒。不可行。越隄二里。有溪曰閩秋。以秋來潦水暴漲。行人至此艱於渡。嗟嗟欲絕。國之得名。乃其地固東南孔道也。邑人王美錫孝廉。暨其叔明經慶源。好行其德。捐貲六百。鳩石爲梁。若堤。若干丈。以陳炳徽董其事。甫二載。而梁堤告成。行人絡繹。歡呼接駢。昔之攢眉而過者。今化爲康達矣。孝廉發菩提本願。行方便慈筏。初不自以爲功。乃邑人不能忘孝廉之功。馬君夢蓮等。謀勒之貞珉。以垂諸永久。因求記於不佞。不佞曰。諸君不忘孝廉之功乎。乃孝廉之爲此者。有三善焉。聞孝廉之大王父雲衢六。大父瓊宇公。父蘊源君。有志於茲橋者。蓋二世矣。未之逮也。孝廉不忘先志。沮洳之墟。一口垂長虹錦帶。雲濤萬頃。美渠百晦。行人至此。怡心曠目。其自大王父而下。神魂所之。無不快意於孝廉之爲茲謀也。此孝徵也。昔楚項襄王問陽陵

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對曰。假人不德不責。食人不使不役。親戚愛之。衆人善之。孝廉先世以賞雄於里中矣。能不以貨殖自封。出鑑數百。地宜橋橋之。宜堤堤之。且間有焚券折息之事。如樊宏氏。可不謂君子焉。道旁之舍。三年而不成者。事不特一也。孝廉知人命任。二年而竣厥事。異日爲政。何以異乎數里之橋堤也。已居其逸。而動不譁俗。宜乎衆人善之。視孝廉所居。如庚桑異壘矣。不佞爲之更其名曰文秋橋。樂邑文運。其自此振乎。必將自孝廉家始。孝廉諱啓祚。美錫其號。樂邑之新寨里人也。

中 秘 稿

印

四八

中

秘

稿

題文莊公遺蹟卷後

文莊先生。淹博雄才。不沾沾以臨池擅名。麴其蒼勁古嶠之致。時溢毫端。兩札中。僚友情意。諒然可思。如家父子然。不作簡牘往來語。古人質茂。情深一往。其與正言少宰書中所云。可驚可愕。可傷可慮之事。不知先生爲何而發。成弘之世。胸中猶有此等磊塊。使在當日。其可驚愕。可傷慮。當作何如。令人興愴於此紙也。先生嫡孫秉初君。搜獲手澤於笥中。珍之如天球弘璧。其阿咸雲程。出以示集。展玩數旬。始歸案頭。時露光芒。比之類稿諸篇。猶珠璣玉屑耳。

中 秘 稿

題

五
十



中

秘

稿

廉箴

丈夫處世。心迹自皎。何物阿堵。敢相糾擾。萬章非俠。於陵非矯。大忠孝人。自有分曉。廉更可爲。寢丘亦小。笑彼發夫。爾躬則渺。惟賄是求。不願入罟。曷觀象齒。焚身之靡。

讓箴

太上有言。守黑知白。專氣致柔。唯道之宅。剛中而行。匪柔不獲。瞻懷公且。遜庸赤舄。所以至人。寧甘爲腹。矧在友于。不敦肅穆。同氣連枝。惟讓斯睦。謙爲德柄。臻於百福。何以似之。密雨射谷。

慎箴

凡事之來。其端在始。毫末不撥。斧柯難施。於山靡危。於堦是躓。知幾謹微。言動匪道。賸息之間。霜冰若至。事物蠅萌。我常爲帝。如彼如來。戒生定慧。具赤酒酒。諸相勿閉。蟻穴不成。江河胡泄。

箴

五一

勤箴

天何堪勤。日廻一週。壯夫勵志。起舞思秋。研精軌道。安有深幽。壁之雪
山。若行不休。移山填海。事亦可酬。蹉跎歲月。哲士所羞。如鑠斯發。匪爾
淹留。如隼斯擊。掠颺雲遊。

仁箴

曰聖曰賢。騁人是擇。我何人斯。徒爾七尺。顏闕諸人。尙友則益。曾是兩
塵。不占一席。鬚眉丈夫。肯爾自擲。願發慈腸。作善知識。啓我蒙泉。水清
濕漉。匪莠匪苗。諸生皆植。匪有異也。先天之職。

節箴

陰陽幹迴。其度不泄。矧是渴卮。而可無節。管商之道。亦可饒舌。仁義將
之。於治或埒。爰有土行。竹頭木屑。神所稽留。物焉能竭。特此治身。廉可
勿涅。布被非詐。孟水則潔。事天治人。進莫如高。

中

秘

稿

愛箴

中
移民視我。父母其情。移我視民。有牧之名。詎曰鐘楚。了不聞聲。詎曰膏脂。劍之猶生。晉思罷黃。循吏績成。鷹隼搏擊。汗吏誰旌。不有威鷙。出爲世顧。赤子扶持。豈弟可庶。盡慈牧也。云胡不平。

明箴

秘
古言入官。如處暗室。坐久自明。毋爾漆漆。亦有明者。察淵其術。鬼域中之。有孚或窒。所貴崎人。先幾之哲。出泥入脂。莫之有闕。肺石胡冤。一朝頓雪。南山可移。判終不滅。如斯爲理。民心則悅。

稿

稿 秘 中

後

五四

堂司呈詞一

中

秘

稿

原任中書科舍人，今提問陳是彙謹訴，爲抱千古未有之奇冤。伏乞老法臺洞照。以伸覆盆事。彙與南雄知府吳二京。初結見面。並謁庭巖。冒汝松諸士豫等。俱不相識。無端受捏等情。已具在辨疎中。茲在疏中未悉者。致庭巖上訴。以俟明識。彙自人都以來。一稟皇上功令。朝秦之外。惟下權讀。賦性踴涼。其同年在權要者。未嘗造門。謁。卽同鄉並罕至其寓。恬退迂拙。未有如彙者。今橫遭錢庭巖誣首。反覆思。庭巖與彙原不相識。安日深。料必下石嚙使之入。庭巖無賴棍徒。多得金錢。卽剗刃於彙。無難者。據邀招所供。無彙官銜。將彙姓名列在長班之後。所以皇上無着將回話之旨。內閣票擬或以姓名偶同。不知其爲中書舍人也。及錦衣衛拿送到司始具職銜報上。此等險計毒謀。不惟妬彙功名。汗氣節。並圖彙之性命而後甘心也。古來奇冤有之。然或以知交波累。或以親故株連。或以睚眦報復。未有如彙之從空而下。皆天黑務也。當此事未起前數日。有文選書辨陳玉京。

中

授一真帖於集同鄉同年。文選司龍大維所。近聞南雄知府吳之京事。有玷於中書科陳爺是集。又壞一甲科。真與老爺知之。若有話與王書辨說。尙可挽回等語。大維出袖中單示集。爲同年掌印中書陸朗在坐。所共閱也。夫王書辨集不知其爲何人也。必在大維左右之人也。若陳玉京即朱紳疏中所指爲東廠去年臘月緝獲封押書札真贗。歷歷可據。爲湖州、臨江、南雄三知府。鑽營改援逃計典者也。疏見在御前。長安所共聞。無如其錢神廣大。熬刑不招。竊入楊卓然案中。投單嚇集明屬詐騙之謀。集以事全無風影。正色拒之。彼時即欲上疏自明。大維止集以爲訛言。只當靜聽。不意至初五日、旗沒吳提集矣。據廠招所載。庭嚴出首。與汝松緝獲俱在去年臘月。之京已朝覲到矣。吏部過堂之時。訪緝已具。何爲不問。家人吳三楊書辨。俟以不謹跡里。二月初間。始從容成招具奏。何獨寬之京。而雖織鍛鍊於無罪之孤臣。突陷入獄。欲訴無從。其爲傾搖。顯然可見。之京故緩廠招也。必其鑽營之後。復恣鑽營。打點之後。又加打點。乃庭嚴最後一着。始攀集者。意豈

秘

稿

中

秘

稿

無因。今奉有從公確審具奏之旨。庭巖卽改口支飾。不免自露一本來面目。所賴有老法臺慶正究。庶誣陷一風可息。竊一人不足惜。恐冤不白。而作宦長安中者。人人自危也。無任激切哀籲。幸爲垂鑒。

堂司呈詞二

原任中書科舍人前提問今革職竊候陳是集謹呈，爲無辜受繫、病勢危篤、冤情莫訴、伏祈老法臺憐准保候、以延殘喘事。集爲訛棍錢庭巖架空誣捏、撻入吳之京鑽營案中，集上疏自理，蒙有從。確審具奏之旨。集不勝感激。幸遇老法臺明允平反，昭雪有日，又蒙臺稟限前月二十二日鞠審，喜躍靜聽者數日矣。詎意吳之京回話茫然，難以懸度結局。此又老法臺一片詳慎斷獄苦心也。復見集未經革職不便質審呈堂具題皇上令革職矣。集之絲廠衛秦後也，不論革職與未革職，惟甘心對簿，何敢置喙，不料錢庭巖曹汝松諸惡，如集未已，妄肆蜚語，因以製毒於集，汝松獄中罵集云汝若不等吳之京回話，再不得審，汝松此語，即集前疏中所云錢庭巖線索相通、陰謀秘

詞

中

秘

稿

計、欺集無援，將集抵誣使與之京對質無憑，爲彼奸人出脫之地者也。今果墮汝松術中矣。之京之回語遲遲也，密有心腹與汝松輩暗地商量，細通消息，恐一旦審豁面不相識，事不相蒙，必究及真爲鑽營之人，難以掩護，遂圖延緩，偷日復一日，數月不來，半載始來，徒使集含淚圍圉，呼天搶地，即老法臺心有測然不忍於心也。集之冤誣始末，一疏一呈，已經電炤，無庸復贅矣。長安有日公論難混，代之京鑽營之人，人共知之，其昧使錢庭巖曹汝松捏扳卸罪於集之人，人共知之，無奈其蠶蜂狼毒，散布金錢，萬端遮護，集欲再上一疏辨明，阻抑多方，難達御前，萬里孤踪，爲人傾陷，至此極矣。堯舜在上，豈容有此魅魍之徒，借懲大典，爲誣害良善之計，詩張閃爍，毀夷爲誣，集尙可誣，何不可誣，長安中人，多自危嗟，集自經詔獄以來，慘辱備嘗，家居海外，距京師萬里，資斧已盡，稱貸無門，數日前有親友會試將歸，別集於陋空相對歎歎而已，計此時消息，尙未有抵家，集雙親已亡，終鮮兄弟，兩子俱稚，不知何時始得稟饋相遺，之京回話無期，卽回語矣，其提解

來京、道路修阻、延至明年、尙未可知、集坐此憂鬱、日夜怔忡、痰火騰作、恐遽然朝露、寃死而日不暝、求老法臺憐集無辜、違皇上羈候之旨、將集認保候審、並求速催吳之京回話、集無任啣結爲瀝血具呈、

堂司呈詞二

原任中書科舍人前提問今革職陳是集謹呈、爲計吏鑽營有據、孤臣受累堪憐、仰祈老法臺大人蚤賜鞠審奏奪、以分黑白、以全氣節事、集被訛楛錢庭庭、受私誣捏、捲入吳之京鑽營案中、集上疏辨明、蒙有陳是集着從公確審具奏該衙門知道之旨後蒙具題、又有陳是集已有旨究擬確審云、何未經提問、着革了職、該部羈候、候吳之京回話奏奪之旨、今之京回話矣、稱與集未識面、非親非友、入覲時寓崇文門翟閤然家、無人潛任集當托集交付事矣、夫集之無代之京鑽營、集心所自信也、之京倩他人鑽營、集不能爲之京辨也、據之京辨奏云、以十二月十一日至京、可謂極早、數千里而來、沿途策度、必有平日把臂結歡之人、素具鑽天手膽、至則暮夜過門、屏人叨絮耳

話，尋何門路，作何寅緣，然後擲金銀與之打點，如集海外孤踪，平生勵志修潔，不能向人求憐炙熱，同鄉同官所共知，之京巧宦，何至陡然請托，於獨立無援，原不識面如集乎，之京奏中又云官生知府俸滿，例陞鹽運使，或其素所垂涎，正月初間，朱紳一疏，已言東廠訪緝，文選司書辦陳玉京，爲南雄臨江湖州三知府鑽營搜獲書札封押，真贓歷歷可據，疏見在御前，之京何不聞之，何爲二十四日，輒策窰出都門人言其徘徊良涿之間，多方營脫，密央心腹通囑錢庭慶曹汝松等勿供出真，正爲彼鑽營之人，遂爾變幻改口，將集抵誣，裝成虛招局面，以爲今日飾辨之端，集前疏業已言之矣，聞之京去年，曾有題請封誥於中書科求軸，驗封司求執照，詞林求文，皆在集未復命之前，某月某日可察，今四月間又有人將執照領訖矣，之京人覲前後，皆有家人潛住京師，自有居停線索皇上勅其回話，不肯和盤托出，欺慢之罪，誠無所容，如集受捏情節，明屬錢庭慶等密承，曠使無端嫁禍，代人受死，代人下獄，大小諸臣，共聞集家鄉萬里，自入詔獄以來，慘辱

中

穉

稿

倍受、僥從復斃、囊資一空、揭債無門、蒙 恩暫釋保候、處暑以後、仍赴部
收禁、病臥園土、命若燭鷄、勢恐難延、伏乞老法臺大人哀集 無辜將呈批
司速審、單本雪冤謹披瀝泣籲、不敢一字虛飾、無任冒瀆惶悚之至、

詞

六一

稿 秘 中

詞

六三

中

秘

稿

與李詞林書

弟冤誣事情，已爲老先生道之，無猶未悉也。陳玉京之嫁禍於弟，可疑者有四焉：玉京爲文選司書辨，招搖有聲，家貲數萬，當東廠緝獲之時，朱紳一疏，言玉京爲三知府鑽營改授逸計典，南雄與焉，楊卓然乃殿下中書許秀升過付，與莊應鳳、朱有義，於玉京毫無干涉，乃儼然招認，此許秀升在獄中，與弟言之者，其爲他人卸擔，並自己之擔亦卸之，冀獲輕贖，只認得銀十四兩，其可疑一也。當玉京之投單於龍孺老時也，單中云若有說話，向可挽回，挽回者在王書辨也，此人必孺老所相熟，玉京故不說出名字，想孺老必自知之，此時何不密以示弟，央王書辨代爲挽回，同鄉同年同書衙門，而會可手書亦可，乃言自我家不好說，豈海南於高涼，僅隔一水，平日心事行徑，不可相信，即弟果有往來消息，必於孺老爲頂門一針，清心自捫，相會間曾題及此否，欲言不言，情涉鬼魅，其可疑二也。玉京紹興人，與弟夙馬牛不相及，同文選司書辨曹汝松諸士豫等，爲東廠所獲得輕贖，已爲厚幸

書

六三

又朱紳一疏，方在御前，掩耳之不暇，何爲不避嫌疑，突出一片慈腸，欲拯弟於難，又自負其回天手段，將楊卓然之事，亦可寢矣，而竟不能寢何也，無非揚揚得意，以爲卸擔之事已成，欲邀首功，使同鄉知南雄一事，有玷於弟，便可洗雪他人，使弟當時應之，今日再不能出一語，細閱履招無弟官銜，又南雄入覲無一語相及，且勿問其家人書辨，亦不提長班鞠充，其爲暗中鬪案，裝成罪獲，使弟無回話，一着皆黑殺人，其可疑三也。南雄已卯九月間已在中書科咨請，誥命驗封司轉題在十五日，衙門已有案卷管轄，書辨之日可問也，必差有人到長安，所問掌印中書何人，乘輿而來，望蜀之心，豈謂無之，即其求詞林撰文，亦有主名，二月初四在衙門，較覽御覽文章，南雄誥命，分在同寅陳幾亭所，閱中有堪岐二字，幾亭問弟云此無乃南雄山水，弟對以或用張堪故事，案猶目爲牽強，後四月間南雄竟有人頓去矣，此必前後有一居停牽引之者，諸人各有良心，與弟何干乎，弟之復命見朝也，在十月初五日，其被難在二月初五日，渠前後錄序故事，長安

中

秘

稿

有耳，而獄中詭言嚴裡要他招出廣東鄉官一人，不得已遂以扳弟，及司審而文選書辨賈汝松，硬証不休，其中豈無一主使之人，其可疑四也。至若弟在長安中，原無深讎，秦長班年三十餘，無家無妻子，百結鶉衣，痴絕笨絕，萬無有矣托之事，司審之時嚴刑拷掠，必欲謀供首狀已故之錢庭巖，與弟曾相識一面，不得已誣服後，乃羅織成招耳，嗚呼冤哉，此禍乃陳玉京之嫁也，玉京在鎮撫司時，逢人自誇有數千金救人之功，其救之者固自有人矣，而受誣之者，則弟之代桃，有受苦不可言者，老先生一代名流，胸中自有秦鏡，其中顛末，必能懸燭之，敬以相告，幸垂鑒爲幸。

與劉按臺書

老公顧以問世之才，霜清海嶠，華夷無不感服，駐節雷陽，僅隔一水，是集辱側年譜，當趨謁龍光，以在疚之躬，坐此欽足，惟遙企台範，懸渴惟勞耳，是集生長海外，見聞海外事甚悉，大約以吏則貪，以弁則橫，以士氣則不揚，以井里則流寓強而土著弱，何以言之，凡宦瓊者，已無三尺法，苞

中

賞公行，上臺之急火耗舉木乾也，而每兩加三錢，率以爲常，獄訟之間，一視暮金爲上下，手憲猾行爲線索，始猶執富戶也，今則中人之產，細及貧賤，猶不見免，在他州縣間有之，而在敝邑猶甚，卽詔下蠲舊年租稅，全不奉行，敲朴如故，淫用非刑，編氓之斃於桁楊者衆，而流移者十五六矣，黎寇猖獗，殺人如麻，匿不以聞，敝鄉邱文莊先生，當時贈夏廉憲詩有云，介冑恥言兵，文吏韓中賊，在今日猶切痛癢，而世襲武夫，鮮衣怒馬，亡賴市井中，無異猴冠，甚且幸賊以爲利，黎搶掠輒尾之去，而藉言通黎，激變，以中良家子，飽饜金錢，卸擔塞責，黎乘此益得志，而闖出無忌矣，士氣之衰，繇於有司凌轢使然，乃甚不肖者，奴頭婢膝於州縣之門，聽其頤使，德政碑，徒留狀，往往爲貪者樹黨，漸何可長耶，瓊地廣人稀，異鄉滄糧，實繁有徒，閩楚諸亡命，桀驁實甚，緩急人所有，乃違禁取利，勒人子女田廬，小吏鄰輒認情越訴，株連累無辜，今且有冒充衙役，鳩蠹自恣，白晝攫金，莫敢誰何者矣，此四者，通瓊之積害，日甚一日，卽近賴諸公祖之廉憲，而積

秘

稿

盜已久，不可頓改，昔人所云瓊郡地遠法疏，正坐此耳，老公祖即未親歷其地，當有燭見炎海之外者，幸爲此一方民解懸，以報皇帝所指爲奇甸二字乎，集誼切桑梓，披瀝陳之，唯採擇焉。

與陳道尊書

老公祖澄清全瓊，士民胥慶，如嚴禁假差一節，人免鬻妻質子之擾，投繯飲獸之苦者，不知幾何矣，却崔清獻公渡瓊所爲澄清錄，便民榜，何以踰此，更黎寇出掠，海外鉅患，前此以爲亡命勾引之，今又不然，集抵里以來，鄰邑父老，無不切齒於王仲英，符元英二士酋者，此二酋踞生熟黎之間，仲英尤故叛酋王老蓋之餘孽也，威可以嚇熟黎，猾可以誘生黎，凡生岐之持弓矢闖出者，皆三酋主使之，熟黎人吾版輿者，技足相當，險足相阻，而莫敢問也，任其出沒囑口，搶掠諸富室，凡所獲金錢牛畜，三酋各抽其半，名爲放路錢，又借黎報仇，平日小有睚眦者，趣誘黎焚劫其庄，劫庄不已，蹂躪其室，子女帛玉，爲其淫穢，擱載一年之間，各邑青衿被擄殺者，不下數十人，小

中

民可知也、民間稍以、矢相加遺者、二酋又倡爲激變之說、散布榜帖、誣陷良善、所屬有司、苟且節過、不肯上聞、反右袒於百姓、至以花紅牛酒遺黎、博招安美名、二酋之心、益驕且黠矣、聞澄遣定安附黎諸圖、膏腴田地、富室盡不樂有、滅直售之。二酋免其肆釐、即詣土舍反受鈴束、而熟黎亦且生心矣、近黎地方、各有官兵防守、武弁一人統之、與之不協、輒誘黎搆殺、如仲英之謀殺劉千戶、吳應大辟、乃行賄數萬、身仍冠帶、其子得藏成、今脫籍歸里、揚揚得意、成何法紀、符元英之謀管營寨也、謂其能得黎歧心、禦略有方、何以臨澄之界、殺人如麻、甚至縣官遭劫、不獲其主名大盜乎、瓊人嘖嘖口語、皆言二酋、每遇上司按部、必勾黎猖獗一番、有司不得已、懇渠招安、賈以爲重、如西虜挾賞故事、嗟乎此漸何可長耶、若不蚤剪、不數年將有符南蛇黎馬屎之叛轍、國家近多西北、願安所得數萬金篋、而從事於海外乎、乘昨承老公祖詞及黎情、敬以所聞諸父老者、據實上陳、今直指渡海、幸與面確、靜過此禍、語云蠢末不伐、將成斧柯、今也孽日長矣、不可

秘

稿

中

不爲之圖也，符酋之毒在瓊澄臨儋以西，王酋之毒在定會萬陵以東，敵邑與黎不接壤，然誼切桑梓，尙有隱憂耳，直摠狂瞽，幸惟垂採不宣。

與張太守書

瓊人最號易治，乃至今日則有大不然者，澄臨之間，現見其形矣，不知何故，亦有激而然耶，生入瓊數日以來，人情洶湧，訛言煽播，即販夫豎子，且有唱蹈側目，張拳擦掌，思逞宿憾，而甘心者，林道臺志切勤王，正可乘此造發，一以赴國家之難，一以釋士民之疑，乃聞有倡言保留者，豈所謂愛人以德耶，老公祖，拊循瓊民，衆心嚮望，憔悴飢渴，易於爲德之時，信下獲上，不妨稍示異同，達權理變，湏直贊決其行，醜齷鄙生之言，不足聽也，瓊雖僻在海隅，若使人情安堵，波濤不惡，亦可爲恢復中原涓滴之助，陶士行匡扶晉祚，義旗靡舉，不自廣州起耶，矧祖宗二百餘年，培養士氣，忠義歸結，蠢爾亡恐，撲滅有期，安可以國運偶屯，遂萌觀望之心，哲夫不爲耳，老公祖聞變慷慨出澤，忠憤之性，大足踴人，安民定國，自有苦衷，幸急爲調

稿

秘

謹、密爲綜理、勿受牽制於他人、直行誠懼可也、

告鄉父老書

中
稿
秘

是來叨中禮闈、而先殿見背、易筭屬纊時、弗克躬親、此皆不孝平日罪過所致、去冬讀禮家中、方思省愆謝偶、上事老母、下課稚兒、俟哀毀稍定、尙欲潛心古人、究所未學、一切是非曲直、不敢雖黃其間、以至於把持有司、包封包盟之事、尤不欲爲、恐有一種無知棍徒、冒認同宗、混稱眷戚、因而暴橫凌人、又有惡差頑皂、受賕賣放、乃以本宅佃戶爲名、欺騙官府、此等可惡之狀、比比有之、本宅守拙秉介、自舉於鄉時、已然、惟是不潔之人、聞之欲嘔、不潔之事、聞之欲唾、屢爲所側目、此鄉父老之所熟稔也、豈以一第而頓易初心、况奉有明旨、在給假進士、不得干調有司、矧以菱經兒人乎、有人於此、是得罪於君父、負恫於天地神明、貽慚於鄉先達朋友也、鄉父老所共擊之、乃至乎傷心慘目之事、本宅平生扼腕、亦付之無可奈何、此非爲里閭拯救之時、幸無亂聽浮言、譸張爲幻、使仇家得以搆陷、因以嫁禍

稿 秘 中

於本宅可也、郷父老其共悉之、

香

七一

中 秘 稿

香

七二

善化令寰瀛潘公傳

不佞參舉於鄉時，已識荆於鄉先達寰瀛潘公，恂恂長者也，十餘年公始捐館舍，其子仲立君持公行狀求彙勒傳，已有諾責矣，無何而彙爲壬人所擠，瀕危者數竟結餘軀，痰火騰作，幾作長宏之碧，以從公地下，偶有天幸，生還海上，仲立君過訪，復伸前請，因搦管成之，以謝宿逋，按寰瀛公諱之楫，字大通，其先系出閩莆陽，有諱紹者人瓊，卜居雲路坊，支族繁衍，傳至大澄號秋厓公者，公會大父也，郡庠生，爲人任俠好施予，有商人詣輸墨，公與之友善，商海艘歸遇風飄泊，資斧盡喪，公輒推解之，商負資不能酬，公代酬之，竟不問其償也，官瑤一帶法孔道，騰陌崎嶇，行者憂之，公捐資買村地，以改官路，今且稱康衢矣，有二子，長諱熹，號瑞田，以明經司鐸廣州，次諱穰，號樂田，卽寰瀛公父，配陳廣文元山公女，公生始週，而樂田公就試羊城逝矣，陳孺人聞訃，氣絕復生，誓節撫孤，踰年而秋厓公繼化，亮亮子母，相依爲命，潘氏爲一阨矣，公早負奇慧，天性篤孝，每就外傳歸，

中

秘

稿

中

母取殘食啖之，公見突無烟，辭腹已果，而以其餘讓母，母燈下躬織，公取塾中所授書，映餘光而讀，鶴聲軋軋，與書聲互答，偶失母意，必長隨怡色，務得歡心，後已，嗣是業日進，文名大噪，年甫冠，補邑諸生，試輒傾其曹偶，邑博梁三益名宿也，設程課士，有三奇六秀之選，公居其一焉，甲子春王有功直指按瓊，觀風試，拔公第一，深許之，是秋果獲售，年甫二十有六，蓋公將赴試時，夜夢羽衣道人語曰，一以奮壯士之志，一以遂行人之願，一經品題，便成佳士，言畢而去，醒以告母，母曰爾夢甚佳，吾記爾父言，爾祖救人修路善事，陰德之報，將在爾矣，瓊人至今每舉爲軼事云，公旣以年少孝廉，益攻苦下帷，乙未鄉紳舉母婚節事，已經學憲郡伯旌表，復上之直指林公，值公以論事去，未及具疏題請，公戊戌上公車，與母別淚交於頤曰，兒以母節未揚，親恩未報，故爲此萬里行，不則安忍離膝下爲。是科闈中牘果佳。竟以數奇中副榜第三。識者惋之。庚戌始授真定學博，迎母就養，與諸生談經講學，戒闈邪婁，子衿化之，無有佻達者，月課有治士錄，文風丕變，

秘

稿

中

秘

稿

人皆謂公有六館之轉，不意乙卯，僅遷善化，善固賦重民疲，地衝事劇，公甫下車，爲文以誓於城隍，咨諏父老，如南充北湖三大孝，往者民傾產捐生，尙難竣役，公立官帶官解之法，上之兩臺，得報可，歲省民千餘金，諸若革去糧差肆虐，嚴禁倉夫橫侵錫火耗，省供億夫馬，化訟息爭，民有小忿，無復囿於庭矣，聽讞獄吏，左右抱案立，罔敢出一語，虛心服訊哀矜得情，歲蠲，公虔步禱，甘澍立應，至於修飾學宮，勸課諸士，士之有冤抑者，亟爲瀾雪，故邑人奉若嚴君，佞若慈母，戊午入覲，邑人恐其遷去也，卜地建祠，勒諸貞珉，以志去思，誌中有瀾水俱清，岳山並峙之句，太僕蔡公承植筆也。公覲畢瀝情草疏，上陳孺人貞節事蒙待賜坊表，復任善化，而望雲心切魂夢南馳，會徵藩弁通糧，稍有不合，輒謝政南歸，士民赴富道攀留，公止之曰，余母五十年孀節，幸得上聞，子願足矣，風水之悲，政未可期，余則安能匍繫五斗哉，善人自是不能留，爲歌詩繪圖以贈，遣送於江潯者，舟輿相錯，前此所未有也，蓋公自舉孝廉時，與回鄉王宗伯公，切劘性命之

中

學，行已謙恭，簡淡沉默少營，絕跡公庭，動必遵軌，故於出處之際，能無榮
鑿，家居泉石自娛，琴酒意適，所侍陳母湯藥外，惟日課諸子而已，陳孺人
年逾古稀，以羸疾條化，公哀毀骨立，拮据喪事，必誠必慎，裹糧從形家，卜
葬陶山，蓋耐樂田公兆云，無何而公長子孟孺諱時偕者，少負文名，不幸早
世，公抱西河之痛，竟以此得疾，易簀時，瓊中人士，無不心摧，學憲蘇公，
舉公從祀，可謂允協輿情者哉，余因令子之請，而傳其大者如此，若嫺姬生
卒之詳在行狀中，弗具論，外史氏曰，以余執於報應不爽之說，以核潘氏，
而知有陰有不陰也，秋厓公之樂施，奇徵叶夢，寔瀛公取賢書，如拾芥然，
陰矣，陳孺人之矢志靡他，教子成立，鮑少君不啻近之，寔瀛公爲循廉
吏，里居似陶柴桑，又純孝過人，彼蒼當厚酬之，乃何以抱遺珠泣耶，有子
如孟孺君，方氣颯舉，修文地下，不已從乎，李贊皇云，官不前定，何名真
宰，天亦奚以自解也，續承先緒，以俟冥眷，其在仲立季爲兄弟哉，其在仲
立季爲兄弟哉，

秘

稿

先父靜所公行狀

先父諱思濟，字仁甫，號靜所。其先出閩莆陽宋宰相俊卿公之後，宋理宗朝，有中順大夫諱璠者，因家於瓊之文邑，歷元暨國初，代有顯者。傳至太王父諱廷英者，始遷居帝平村，大父諱舜言，號對峯公，任俠好義，不事家人生產，大母林氏，無出，先父乃秦大母出也，先父年十九，而對峯公輒見背，先父朝夕爾涕，哀毀骨立，拮据家事，竟以是廢學，時秦大母先逝矣，所事林大母，得其歡心。病癰潰甚，先父躬侍湯藥，目不交睫。至中裙屨牖，無不躬自浣滌者。大母葬時，枯竹爲之生笋。人謂先父孝感所致云。踰冠夜步庭間，忽見天開一線，俄頃大如輪，中有五色祥光環繞，晶爍入室。母邢氏乃故僉都御史涓邨公之嫡孫女。數年始生不孝呱呱。少時先父常於嚴冬課讀，擁一爐一被，護之夜分不寐。舞象就外傳，所供塾師修脯，無難色。孤數奇，小試輒不利。性簡癖好孤寂，不肯降顏事不知己者。先父時嚴責曰：兒何挾不可知之事，以獲罪於里閭，爲辛酉孤舉於鄉。先父時勸以退讓。有

中

秘

稿

暴橫里中者。加譴訶焉。不爲較。僮僕循循唯謹。自是足不履城邑。邑常舉鄉賓。力辭不肯就。先父雖產不贖。白乎然好推予。宗黨姻戚。有貧乏不能自振者。稱貸不酬。輒毀其券。有中表某姓者。家素饒。兄弟以賠役致貧。依於先父。事之如同產。始終無異。死爲殮。瘞。性頗下急。憾獲輩有過。間怒詈之。久之輒忘。鄰有事力爲解紛。坦腸直吻。然諾不侵。若不知世上有好醜機誠事者。老年窘於財。心實安之。非義之事。毫不染指。孤舉於鄉時。拙於干謁。上春官兩次。輒報罷。負債如蟻。先父怡然也。無何林氏姑歿。先父哭之痛。數年而弟是蘇爲諸生。有聲聲序間。忽以痘亡。先父摧絕。意不欲生。因是得痰鬱疾。庚午之秋。孤抱懸膝下。無北上意。先父讓之曰。兒且完兒事。余病可瘳也。辛未春獲售音至。賀客踵門。先父無喜色。教誡家人無異。孤之舉於鄉時。人有以他事求者。輒謝絕之。病且稍愈。至秋病忽發。醫藥罔效。屬纊時。以不得見孤爲快。別無所囑。惟勉以節義大事而已。孤歸抵陽江。始聞訃。嗚呼痛哉。人子事親。無可報塞。惟幸一第。可稍怡顏。卽無

中

諱甘旨。滯滯乎。以親之倚圖而望其必得者。竟不可必得。徒冒不孝之罪於天壤也。嗚呼痛哉。先父生於嘉靖壬戌年三月二十九日。以崇禎辛未年十月。初一日終於止寢。享年七十。男二。是集娶林氏。是蘇庠生。一女。適府學庠生林紹曾。皆先卒。孫男三。人駒、人驊、人驥。是集出。人鵬、是蘇出。人駒娶邢氏。人驥人鵬太聘。孫女一。是集出。未字。將以壬申年九月廿六日卜葬於楓樹嶺之原。以亡弟是蘇消焉。望博大君子。一言以光窀穸。先父死且不朽。

秘

稿

歌

七九

稿 秘 中

版

八十

祭外太母張孺人文

嗚呼集之於太母也。有不暇哭。不忍哭者焉。太母仙逝之後。集妹適於林。繼殯。無嗣矣。水幾而弟是葬。亦卒於瘴。舉子人鵝僅六月呱呱耳。集幸登進士。給假歸里。中途而父訃忽聞。服闋之後。携母抵省。復舍集而逝矣。骨肉凋瘵殆盡。淚迸血枯。肝摧膽裂。以此不暇哭太母也。母常對舅氏爲集言。太母大事未襄。余心惘惘也。今太母寔事矣。母兮何之。不與集之弟若妹輩。携手同來一別太母也。太母卜葬之地。距我家不惟二里許乎。何以吾母不隨其側也。以此不忍哭太母也。雖然集亦藉此以慰太母矣。卜葬之地。西去我家僅一里許。鷄犬相聞。村鄰相接。夜臺有知。知爾外孫家不遠乎。東望可一里許。爲羅田嶺者。集曾祖母吳塚也。北望五六里。有峯轟然者。爲楓樹嶺。集父所葬處也。常謁曾祖母塚。必從太母塚過。憑高而望。若相對然。朝夕往來楓樹嶺。迴眺太母塚。愴然以。憶我父之離我家尙遠也。南數十步。出入爲集家孔道。每經此地。必心太母塚。非甚忽卒事。猶登顯

中

謂拜焉。卽集母卜葬地而去。亦僅五六里許。他日靈輜所駕。甚近太母塚。集與婦若諸孫男女號泣聲。太母有靈。亦應聞之也。此集藉此以慰太母也。又謂太母而還葬者。爲集家祖姑。瓜葛之好。地下應相認相善也。堪輿之事不可知。然以太母之仁慈。藏魄之地。應自叶吉。太母異日之雲仍孫子。春秋有事於此者。必相憶曰。此乃太母之外孫陳是。集爲卜此兆乎。卽數十世猶相好也。此集又藉此以報吾父母母也。集卽不忍哭。不啜哭。惡乎而不哭。哭之無文。酌之不醉。雖遇太母亦如此然。

祭岳父林翁文

稿

嗟呼命丙子之秋。將入長安就銓也。公尙能扶鳩杖拉手而言別。豈猶環珞然。口占韻一首相示。族戚相慶。謂公飲噉頗健。神情閒適。百年可保也。予北渡之後。外兄相送至五羊。臨別祝公無虞。予官以奉使爲職。一載間。計可便道還里。省先人邱壟。因候公杖履。亦一快事。詎意別公未半載。輒溘然仙逝乎。公逝二載矣。天涯萬里。家信杳然。予差入蜀。崎嶇聖塘巫峽

中

秘

之間。戊寅季秋始抵豫章。公訃適至。則小祥已逾矣。予往桂林。今春始抵舍。甫及一月。則公大祥期也。吁嗟痛哉。岳墳何情於公。卒不視含殮。又卒哭以至小祥。小祥以至大祥。始得偕婦撫棺一慟乎。予罪滋矣。予五內迸裂矣。時事多艱。作宦極苦。公在九泉。其知之否。予入都時。一姪一孫痘瘡於庾嶺之北。心痛未忘。公逝之後。內姪亦以痘絕。缺陷之事。兩節相憐。彼蒼何意。報德何名。令人傷寒。殊不可解。薦公一卮。聊當十女携孺之情。公能強爲我一進否也。

祭塔邱天洪文

雜

稿

弘光元年、乙酉戊辰朔、越十有八日、乃亡塔印天洪五七之期。眷拙陳是集。謹以香燭牲醴庶饗之儀。哭奠於靈前。而爲文以辭之曰。傷哉塔也。乃奮忽而有今日耶。汝八月初二日抵吾家也。時風雨飄零。吾汝擁屏秉燭而坐。祭

文

八三

中

子之貌甚清癯。然神氣如恆。永有病容也。不數日而汝即告歸。堅不我留也。歸未數日。奴來報汝暴病。越一日而報汝暴逝矣。汝年方廿有四。汝子珠方四歲。瑜方數月。而汝奚以逝也。以世當百六。兵燹縱橫。爲丈夫即不能以文章顯揚一世。乃以汝之醇謹質樸。可以全身可以免禍。可以使鄉黨宗戚。稱爲善人。斯亦足矣。詎意吾以此望汝。而亦不可得乎。豈亂離之世。生者之苦。不及死者之樂乎。聞汝之別我而歸。駕言出遊。豈知欲遠遊之日。即易簣之日也。汝言果驗。此莫非前定耶。以爲一豎之陋汝。一豎不足以陋汝。以爲庸醫之殺汝。庸醫不足以殺汝。殺汝陋汝者誰乎。造化略不悲。蒼天不我憐。予重吟玉蟾子之句矣。汝之先世。種德滋長。汝涉世未幾。機械未用。純白猶存。以佛理論之。汝業債尙稀。不必爲汝懺悔也。汝應登岸果。不必祈超度也。維汝珠。維汝瑜。朝夕望其成人。吾猶汝之衷焉。長而冀其竭力文章。崢嶸氣節。不墮汝家聲者。熊丸菽水之教。予心望之佐之。視汝倍加焉。假我二十年之久。尙可俟珠若瑜之成立也。汝之先世。不有

稿

秘

中

文莊公之母與其婦乎。其幼而孀。稚而孤。猶今日耳。喜有雙孫可繼宗。吾以此慰汝。並慰汝之尊人也。予欲爲文哭汝。而哽咽氣塞。淚下紙滄。而不能成篇也。汝其知之。

祭母舅鄉賓邢紹芳文

嗟乎。自余母之歿也。見舅猶見母也。今舅溘然而逝也。慟舅猶慟母也。舅今滿七秩矣。來年將約諸戚屬。奉觴上壽。余擬效媚邱公。所爲許舅安樂鄉。長壽歌以紀之。詎意舅竟不及少待乎。余先君七十而見背。余今慟舅因之哭父矣。憶舅今春過余宅也。飲瞰尙健。行履蹇捷。不異曩時。胡爲一病竟不起也。嗟乎。舅自余髫齡時盼昧也。喜余獲通藉金閨。庶幾有以報吾舅。奈生逢陽九。遭國多難。事與願違。天實爲之。謂之何哉。余雖無以報吾舅。猶心異乎有以報吾舅。今果無以報吾舅矣。吾父屬纊之日。曾有遺言及吾舅。余無以報舅。余無以報父矣。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舅未亡之數日。貽余一紙。爲永訣之辭。余藏之篋中。異日中表情懷。或有可酌余豈忘渭陽之

稿

秘

誼。如行路人者乎。身於冥漠間。必自能諒余也。聊薦一卮。以當哀些。

祭西坑六公文

人生鮮懽。惟事父母。爰及兄弟朋友。兄與余情屬宗盟。誼實朋友也。憶丁卯之秋。余東裝北上。遇見於夢古舟中。晚泊停。相過問勞苦。且慰戰北也。因訊斐仲弟歸否。歸從新興道。得相遇否。兄爲余言。斐仲弟不數日亦歸。歸應會爾於端州耳。挑燈話別。二鼓乃散。鷄唱解纜。聞聲相呼而去。中心黯然。是時兄一子一壻。暨顏珍弟相從。兄固健無恙也。嗟乎詎意此別。而遂爲夜臺之隔乎。乃余與斐仲弟。竟舟中相失矣。鬱不樂。抱病入省。於逆旅主人家。見斐仲弟寄余字一函。書數十冊耳。又數日。客有自瓊入者。復得斐仲弟蓮塘驛中書。嗟乎此驛中書。遂爲余兄弟永訣語乎。余於兄猶得要古舟中一語。於斐仲弟僅得逆旅主人家。及蓮塘驛中書耶。兄僅四十三而亡。斐仲弟僅二十五歲而隨亡耶。伯父母六旬有餘。而哭兄。余父亦年六十七。母年六十而哭弟耶。余歸抵羊城。而聞斐仲弟之訃也。詎歸抵羊

中

秘

稿

中

秘

稿

城。而復聞兄之訃也。裴仲弟亡時。兄曾撫其柩而哭之。曾未踰月。而兄亦化鶴也。余兩入都城。一喪妹。一喪弟。造物之罰我何酷乎。宗黨媿感。相繼淪亡。知交復爾。零落無幾。何爲事一兄。亦名登鬼錄矣。過客弔過客。死人哭死人。語其誣乎。兄有賢丈夫子二。婚嫁垂畢。亦旣抱孫。所齎恨者。惟果解之儒冠未換。及伯父母鶴髮在堂耳。裴仲弟有子僅呱呱數月。而父見背。爲諸生甫五年。就棘闈甫一次。而抱恨以歿。歿何以瞑目也。兄有諸兄弟。猶得戲綵於伯父母前。余孑然一身。爲孝廉數載。落魄數奇。徒以爲父母憂。今母年六十有一。此非人子稱觴時乎。乃觴母益恐傷母心矣。余不天不爲天所譴。而以禍其弟。枋楸之足。萬無有奮時。即使得一矯翼。而棠棣枝殘。鶴鶴咏廢。亦何愉快於閭浮之間。邀天之靈。使余撫吾家阿咸。得爲成人也。余兒豚犬輩。復與兄之子敦世講誼。庶不負壺公一脉哉。蘇長公有詩云。與君再世爲兄弟。願結來生未了因。數十年之後。兄與我弟有緣再聚時乎。金石之盟。歷劫不泯。猶是今生意氣。但不知落誰家耳。九京之下。遇事

中
一兄。幸以是語之。兄今卜兆吉矣。斐仲弟於臘月亦且藏魄於某山之陽。
吾族之人。非兄哭弟。則弟哭兄。爰何牽纒眼枯魂斷。死者而無知也則
已。死者而有知也。其何忍然于爾之爲兄爲弟也者。余喪弟之後。復爲文
以哭兄。嗚咽不成語。兄其鑒之。

秘

稿

中

筠似公行狀

勇人驍

秘

先父諱是集，字虛斯，號筠似，別號雙峯居士，晚曰忍辱道人，少有奇悟，立介節，秉清操，嘗慕程忠介之爲人，讀書不沾沾章句，試童子科，輒不利，二十六始列舉，越三載舉於鄉，自是益肆軌論，一切干謁謝勿通，兩次上春官皆報罷，因於子家錢，而大父母以耕桑資之，辛未登進士第，以兵部觀政，給假歸省，道聞大父靜所公訃，哀痛欲絕，見星而行，抵家癯然骨立，卒哭之後，拉草與家跨馬登山，爲靜所公襄兆事，而臨陶萬里，屬書田方師祖銘焉，服闋，携大母那孀人，就銓，抵羊城，大母忽染疾，先父夜侍寢側，衣不解，目不交睫，日乘小舟持一束香，遍尋庵刹，至則頂佛悲號，請以身代，無何而大母竟逝矣，扶柩南還，哀毀拮据，如大父喪，讀禮之暇，刪選奇句諸詩，自宋迄於昭代，玉蟾子而下，得三十家，賢媛羽流備載，顏曰溟南詩選，以事殺青，蓋大宗伯陳秋濤老先生，將授訂嶺南歷代諸詩，而以奇句屬先父云，丙子携家人都既調銓授中書省，中書舍人，朝參之外，輒

行狀

八九

下樓讀書、篝燈焚爨、都人士罕知其寓、留省一年、偕太史陷以李代桃蓮繫、詔獄凡三上疏辯冤、在繫一載、衣裝典盡、所携童僕、餓斃無餘、而故鄉萬里、家無產業、饋粥朝夕不繼、壬人數使人來慰曰、一切需用彼給之、更不難捐數千金、爲先父保全名節、其人始啓齒、先父輒禁其勿言、一日壬人乘其危困、出金付先父侍者、袖入獄、先父擲金於地、且恨且責曰、吾卽餓殺、豈望奸人作活耶、壬人自是益下石、而長安中、人人知先父冤、卽獄吏亦時周旋調護、得延視息、然竟爲傾擠當事者、以調停了局、時宮詹黃石齋老先生、亦以事羈、禍譏不測、偕先父在獄中、以棋酒送日、繼而株求黃黨、壬人更囑疏先父名、必欲置之死地而甘心焉、適石齋事從未減、先父得勿論、壬午策蹇出都門、親友故人、惜其冤而憐其困、稍稍有贈者、倚此爲南還之資、抵家以抑鬱得疾、疾、然繙閱古籍、夜分不寐、猶究心內典、或臨名帖、作草書、不遺暇刻、而貧困益甚、敝衣蔬食、泊如也、燕京之陷、龍峯感天、先父聞變、偕郡城諸紳衿、聚哭叢林、聲動天地、觀者如

中

秘

稿

堵、時督學林公、將舉義勤王、先父慷慨激憤、贊決其行、從臨闕得 國製
錄、披對馬素修同得 勅諭宗藩之命、初馬太史當至蜀粵、因各求易、取
便道、省先壘、先父移家寓南昌、自餘江州歷洞庭入蜀、宣勅之後、公謁兩
臺諸司、即促裝順流而下、不更投一刺也、而巫峯九頂間、所至有題咏、刻
遊蜀草焉、比人粵、則不孝人驕侍左右、使事竣、即肩輿遊桂林之七星巖、
歸示驛曰、吾恨不携汝行也、粵諸王孫、欲預領明年俸、忽數十人至傳舍、
託先父屬當事、許謝千金、先父不得已從之、即日修札於方伯余公、是時
司帑且貧、余公故年家、許其請、但留先父遲旬外行、俟餉至即當支給、先
父曰、吾今則有辭矣、乃終不能利諸王孫謝而久稽王程也、明日遂行、是時
先父同門上饒王公孟侯、以督學使者巡試駐全州、郵函請待公歸、意有所
贈、先父但修一札叙契闊、留之署中而已、而此給諫其大行、其亦以封藩至
歸舟數艘、重載皆粵西奇產、至先父歸、輕舫小櫓、蕩獎而下、所次歷人不知
爲皇華使也、靖藩遣官追及於平樂江中、致書幣、並石山一座、桂花一本、

行狀

九一

中

秘

稿

行狀

九二

先父喜曰：卽是足以壯吾行也。若搜求滿載，則山川厭入矣。庚辰春復命入長安，隨爲壬人卸擔搆死難諸君子，蓋泣潯潯眉睫間也。先父素性嚴肅，不孝兄弟，非衣冠不敢見，見則必戒曰：勤讀書，做好人，不負予言，方爲佳兒。嘗曰：使吾經營生業，以園田水碓貽汝，是禍之也。且而不見夫瓊之爲鄉先生之後者，至今日欲求去其家世之名，而不可得耶，居無何清兵下瓊，先父始聞之，輒更沐衣冠，北向稽首，且拜且哭曰：臣無以報國矣，繼而就溢者再，飲鴆者再，咸以救獲甦，舉家坐衛之，而日夜痛哭不休，越十數日咽枯淚竭，至暗不能言，有勸薙髮投誠者，輒援筆謝曰：吾欲以此見諸先帝於地下，可殺不可辱耳，自是逢衣床不起，屬纊之日，囊無一錢，唯書史溢於几篋，嗚呼，先父今則已矣，獨生平節概，昭昭鄉閭間，自登第而作宦，家居竟無百金產，爲後人計，而寃抑無聊，齎志以沒也。今者聖明在御，無微不錄，而海外幽慘，末繇上達，不孝駒驂，復孤貧落魄，不能效古人上書訟父之寃，萬里九關，敢望丹書之寵，唯有匍匐冒瀆，當代名公巨卿老大人，老先生臺下，伏乞

跋

中

陳筠似先生、當明之季、以進士官中書、幾陷於禍、歸田後、又值鼎革、悲憤
竇志以終、清風亮節、與天地日月爭光、今讀其詩文、其真誠篤摯之意、露
於楮墨、非若人之徒以藻續見長也、先生所選南溟詩板已不存、所著中秘
稿、僅有抄本、而世相傳寫、不無訛舛、茲其後人將以付梓、因受而讀之、且
幸得所未見焉、夫以先生之立身行己、表著卓卓、文章特其餘事、而後之人
讀其書、想見其爲人、宜如何思感思奮、珍如球璧、詩文云乎哉、

秘

同里後學林燕典謹跋

跋

稿

古偉人之照汗青而垂葉語者、不藉雕雲裁月之詞、故楊子雲以雕虫爲小
技、韓昌黎以餘事作詩人、王安陽魏公集、則竟以動葉掩其文章、蓋其大本
大原之地、自足彪炳宇宙、而區區剪金爲句、屑玉成詞、英華之外見、皆緒

餘焉耳。我邑 陳筠似先生。鍾山川清淑之氣。而生於陽九百六之秋。當其綺歲。卓然有以自立。追題名龍虎之榜。授職鳳凰之池。當官守職。似當以翰藻見長。而志願所趨。獨慕其大者遠者。雖避世屯蹙。不克大振抱負。而宦跡所經。其於出使親藩。見其靡。於不協僉壬。見其介。於受壬人嫁禍而不屑。因壬人脫禍見其高。至於戴髮終身。則與墨胎氏之不食周粟。管幼安之不履魏地。高風亮節。鼎峙千秋。顧或謂 先生幸生窮陸欽水之鄉。得以保驅而著節。此偶見耳。夫 先生第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七尺之軀。已置之度外。其保髮膚而全歸。固天之貺也。卽膏鈇鑕而全節。亦臣之節也。豈若鬚眉而巾幗者。集詬亡節。以失德負國。委屈以每生哉。戊午之春。張浴汀明府。蒐輯邑乘。北與滄卒焉。僉議徵公文。以光簡策。而其詰詞。以丑平昔。有書紳。屬孔鑿校。孔雖學勤牛毛。與成慙鱗角。縱食貪鷄跖。而窺園豹斑。何足以校 先生之文。第念數十年山斗之人。愛而不見。得見其文。不啻景星慶雲。爭先睹之爲快。監被受之。且讀且校。而書胥所錄。馬一

中

秘

稿

虎六之殊觀。帝虎妃締之異致。紛紛昧目。遂窮日夜之力。而整訂之。夫公之志操節義。自足千古。固不屑以文章顯。而即其文章以論。其俯仰揖讓。似歐陽廬陵。其醇篤樸茂。似曾南豐。其詩則自出機杼。不屑奇唐宋人籬下。間有隨身竿木。作戲逢場。如宋廣平之賦梅花。而憂憂獨造。則所謂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與者。昔人以金管紀德。銀管紀功。斑竹管紀文學之士。先生其儔此三者哉。玆以醜難之見。得與於此役。正如張茂先之遇龍威。得入鄉環福地。讀未見書。鐵猶不厭其三折。特未有跼蹐觚而聽者。共此欣賞也。考校既竣。因書數言於簡。誌其有幸。而得讀先生之文。以想見其為人。且誌其幸以告讀先生之文。而師表其爲人者。

同里後學姚 孔跋

跋

九五

中 秘 稿

跋

九六

中

寄友

是我羈愁日。于今恰喜緣。料非心外事。翻恐俗人傳。膝對千難語。絨飛萬
不宜。願言君慧甚。情影爲伊憐。

訪林日又

一別那能久。因之過子廬。椰陰光入戶。花靜影和裙。與劇呼盧遠。情深漏
刻遲。爲言賓主意。長嘯莫愁予。

送葉景洲還豐城

匪爲青島術。相將在海隅。兄弟情自重。生死誼難孤。倒屣人方枉。故園子
亟圖。劍江江水上。思後泮鵝湖。

再贈葉景洲

五指峯如簇。憑誰定白眉。談天饒有舌。行地信稱師。湖海他生事。知交重
諾時。遊囊歸自好。發篋啓諸詩。

詩

中

以我思戀淚。憑君哭弟心。陰陽豈日衛。神鬼或爲斟。鳥返悲何極。龍歧路可尋。贈君惟有缺。一望白雲深。

寄友

笑彼乾坤窄。違心又有端。忍將塵外響。而向巴人彈。小屈君何介。千秋我未闌。午餘花院靜。玉履肯珊珊。

寄林六君

何事五雲彩。來君筆上生。藻思敲鞞響。靈腕撞薙城。倚玉心頗切。忘年願結盟。剡溪相見日。無語喚卿卿。

玄草予甘拙。閒情仗子生。投之非玉案。報以自連城。欵枕胡爲夢。前身或有盟。知音言尚在。憐我似長卿。

鵬姪試筆

少孤能自立。貴在養蒙初。友讓家之寶。錢刀俗所餘。事君惟節義。念祖必

詩

九八

詩書羨爾爲千里。騰飛遠勝予。

寄友

小售匪言寧。翠疑且漸消。騫才非逐隊。長轡望連鑣。地縮人猶遠。情殷夢欲驕。可容乘月夜。攜手共仙標。

別黃履謙之惠州

履謙喜談兵又初讀易

昂藏自鉅夫。落魄胡爲乎。策獻思辭主。鬆掀欲破胡。有人傳劍術。無語不陰符。讀易西湖去。憑君問長蘇。

寄友

蕊爾逢君面。相看祇自癡。強將心半住。爭奈影猶離。蘭籍永爲好。驢壇或可期。懷人長嘯處。恐有白雲低。

約友過訪不至

念言君不至。空復巡簷前。夜月徒爲好。春花無故妍。衛非勾鳳曲。猶寄彩

詩

雲箋。語有曠生愛。情君應亦然。

送友赴試

尚餘文字債。與子自相闢。所向無堅壘。那能不解顏。憑知吐鳳處。端的射鵰還。此地春光好。流鶯語亦蠻。

爲林啓薇贈字

如此春妍日。君言鶴起時。已知無短詔。安得不雄飛。志每馳青瑣。生應傍紫微。通家稱世誼。爲復羨星儀。

觀陳世雲奕戲筆

欲問橋中叟。于今一見之。深根移遠所。固帶向天涯。念爾神遊處。寧知柯爛遲。祇餘傳睡著。吾反爲其師。

閱友試文志君

藐茲得失事。默契竟誰與。拍案唯心賞。微彈肯面譽。人天非兩種。手眼應

中

秘

稿

相如。狗監前身是。能無誦子虛。

賦別韻和

南歸非不近。愁事轉與深。得記年來別。爲歡始到今。欲將神對影。忍借地
言心。難舍翻生妬。驪歌且住音。

見心庵爲熊先卿贈字

天上吉祥事。能無讓子先。熊飛真叶夢。鴻論恐生蓮。載酒因奇問。呼盧且
勝緣。遠公今日會。結契可忘年。

全馮載賡飲見心上人庵中憶及家難有感

誰言出世諦。而可廢其天。見汝慘諸貌。令余痛轉煎。愛何能懺佛。淨域想
依蓮。猶記十年事。鶴鴒無復編。

過林啓掄伯仲醉歸有賦

言遊意氣自翻飛。中聖焉能不醉歸。除却嗣宗青白眼。醉時還是醒還非。

詩

中

秘

稿

寄友

詩

1011

謝彼山川意。爲君同此時。敢謂論交淺。將無作事奇。安能陶永夕。細與數
心期。肯學休休者。長年畏影疑。

贈林肖愚

豈爲冬砂學駐顏。樊籠脫却已神閒。庭前汗血非凡種。膝下蘭芽繼舞斑。三
益齋成教夙好。八箴書就付名山。欲將型典推先哲。咫尺龍門自可攀。

挽林淑媪次林啓掄韻

浩氣騰騰毓在姑。千秋不愧此方壺。但知澳溼無生路。肯信波濤是死途。虎
口嗥咆終屬幻。龍宮晶皎逝還孚。深閨自可憐同調。各爲其親各爲夫。
何處招魂哭此姑。精靈縹緲在蓬壺。賊心尙爾憐堅操。天意奚爲置險途。已
報親恩身自了。未規培而死猶孚。從容慷慨今休較。不負綱常亦鉅夫。
屹然華表擁神姑。漢有髯公晉有壺。紅粉一身勤死事。玉容萬古哭長途。魂

中

秘

稿

偷化蝶終難盡。怒捲新濤應可爭。誠爲真心造致拜。儉生海上笑非夫。

借楊羽君年丈諸人暨行仲弟泊舟曲江和戴

公綸韻

汎汎飛帆任所之。爲言天上聚星時。地連庾嶺探梅信。江轉芙蓉蹴月嬉。愧我八叉無俊句。多君三絕未全癡。同心況有高陽侶。醉舞隨緣擁玉姬。

清遠峽酬別朱叔子

公然畫手倚天開。且闕凌空何自來。潭影峯巒清不了。松流枕韻翠成堆。欲酬好句裁雲葉。更挹飛泉佐茗杯。勝侶勝遊真快事。惜分臨水重徘徊。

全許今喜馮載賡杜元洲鄭聖符諸人酌郡寓

別後有賦

搔首問天天可呼。天與人意轉相迂。年來苦海愁難帶。念裡高陽遇豈徒。釋我形骸非放浪。鬆伊造化可胡盧。平生心事和盤托。想得狂奴態也無。

詩

1011

思當絕處口頻呼。天重此緣以少迂。話別只倩唵作使。銷愁難仗酒爲徒。深情坐對星橫斗。韻事依稀雉轉盧。願學山川容雁過。懷人字字可能無。

和林啓 拾席間茉莉韻

猶戀燈前未忍開。幽情如許月同來。孤光不著狂蜂語。別韻頻將舊友盃。魄似冰仙誰作伴。香飄梅影醉僂陪。對君願祝東風主。莫何人間染俗埃。冰魂能向火邊開。朵朵真心天際來。悄地焚香堪拂座。嫣然無語自催盃。歌中白雪緣何賞。塵尾清言爲爾陪。不羨牡丹和芍藥。只因微燭故多埃。倒瀉銀河枝上開。拈花微笑印如來。色香了了歸禪眼。精魄飛飛灌酒盃。姑射遠空呈綽約。洛神波底幸追陪。前生記與花爲主。九錫名人絕塵埃。

席間限韻

坐對庭前月影纖。多君詩思醉來尖。元龍豪氣誰爲減。子美才名世豈嫌。豁此清眸天亦小。狂因故態酒非嚴。無端刻燭難成句。怪我先將險韻拈。

中

雁峯呈秀

摩天健翮倚青葱。地氣南來占此中。盧肇榜多追盛事。翩翩桃李度春風。

將之蜀別武昌湯生宋生

楚蘭非不媚。喜以玉爲名。九辯何難續。三湘任子行。山無看大別。水許濯長纒。去去峨眉頂。心心黃鶴城。

週溪道中

竟日常如此。行行路轉欹。身藏天半影。殼向霧中移。線道蔡江曲。珠泉映蓋澌。靜心隨險處。王事肯委遲。

自梅溪行遇雨晚宿野店

險絕人難信。身遊今乃知。巉岈峰疊織。亞細故如眉。柏色偏宜雨。蘿烟半繞籬。錦江心政切。爲誦小陵詩。

偕巫山尹沈君謁神女祠

詩

楚王殊夢幻。色戀此龍髯。眉黛非關掃。腰纖不入宮。暮朝安淡宿。雲雨自煙空。隱語將無諫。賦才豈擅工。

固知神女子。天上滑稽人。賺得君王夢。更畱異代身。山花隨作侍。蘿月未生暉。肅默瞻祠去。雲旂或有韉。

舟泊秣歸弔三閩屈先生

入宮未盡妬。君怎禁蛾眉。玉米田荒否。巫招魂返麼。文章詩變騷。祠宇薛依蘿。弟子些仍昨。尹蘭今若何。

舉世纏蕭艾。牽芳得更那。卜居心有托。天問語非婆。七澤披荇芷。千秋嘯汨羅。獨醒了此意。漁父漫勞歌。

稿

秘

中

中巖紀事

巖居巖前無靈長公在嘉州凌雲寺有洗墨池乃公讀書遺蹟也。

玉泉洞下留仙谷。伏虎巖前遇呂仙。却怪長公無一字。僞將墨灑佛頭邊。

至嘉州登凌雲寺續此

中

想公亦戀峨眉好。朝暮搖青入眼濃。試比少文遊臥處。三峨祇似石三峯。

泊嘉州擬遊峨眉不果登九頂山州守鄭君麟

野招飲其上薄暮乃還舟次爲紀其遊

凌雲寺

秘

就中林剎儘摩訶。鳳集鸞棲俱舉名豈厭過。琪章江花相幻媚。醉呼九頂當三峨。

郭璞巖

烏光山上曠怡亭。爾雅箋成墨起靈。傳有江魚能變黑。客來長嘯試垂聽。

清音閣

傍卽洗藥池

竹響松濤半八雲。巴童度曲午猶紛。當年彩筆翻飛處。巖石空騰盡隱紋。

大象閣

章泉所建

詩

鎮蜀功高氣漸雄。荒心佛度暮紗籠。七層傑閣今頽剝。半入雨花茗煙草叢。

中

治易洞

嵌空石室斧痕成。劈破渾淪卦始生。易註原來無了義。賸有流霞洞口迎。

抵夷陵志喜

黃陵廟口猿三噓。至喜亭前酒一盃。身向昭君看裡渡。歸州有香溪。乃航從人解。昭君遊處。峽邊來。

秘

巫山十二峰

望霞峰

高標翹起幻空晴。一抹連天彷彿城。雲華夫人初出幃。青鬢簇擁盡描瓊。

翠屏峰

朝真亭上列錦屏。搖落秋廳不減青。縱使吳綾將畫就。何如搖蕊隱真靈。

稿

朝雲峯

暮雲已過復生朝。出岫無心任飄颻。按亂征人情片片。峽邊疑有奏雲謠。

松巒峯

托根拳石不知年。吼出濤聲百丈懸。筆寫青天無限好。爲能鍾得子雲玄。

楊雄生於岷山

中

集仙峯

絳闕清都亦寂寥。騎鯨來此暫逍遙。吹笙持藥全無用。罵座其中頗見招。

秘

聚鶴峯

咻咻嘹唳適和平。聯翩芝田了不驚。寄語客飄須酌聽。莫將清唳等猿聲。

淨壇峰

榜子灘頭唱竹枝。竹枝偏向右壇披。朝元禮斗仙家事。說與巴童知不知。

上昇峰

巫嶺遙連十二城。青鸞帶遺來相接。下觀塵界自飄飄。矯首雲端光曄曄。

七

中

秘

稿

起雲峯

要訪雲根何處尋。芙蓉天半削孤岑。氤氳冉冉藏籟箴。欲往從之攜素琴。

栖鳳峰

毛翎豐好煥丹苞。不是高岡不肯巢。爲愁峯頭多竹實。低飛凡鳥莫生嗔。

起龍峯

五彩鱗文爪欲攫。脚能縮體就幽壑。噴雲噴霧在斯瀆。散作長濤何饒饒。

聖泉峯

飛巖雪乳自漉碧。浩淼岷江俯萬尺。不學匡廬瀑布登。慈雲護灑靈湫脉。

發江陵

絲絲垂柳繫歸舟。夾岸人家映荻洲。借問風光何所似。爲言往事勝荆溝。
樓閣交加半蔽雲。管弦嘈風還相送。合歡橋子人來採。蘼草千年應入夢。

合歡橋子千歲
蘼草江陵所生

過白兔亭

巨靈劈破是何年。勢極崑崙可問天。兔滌雪濤毫旆練。客披雲頂語生支。若
攀悟見龍池水。碑藪疑探禹穴篇。到此不知川路險。好從支遁學拈禪。

錦江答賀南溟父母韻

傅含昌化命

紆回曲道已經旬。倚玉依然漲海濱。焉有仙才耽俗吏。定將峨眉隱高人。濤
箋萬幅供塵使。錦樹千章結要津。我亦金門稱避世。來尋方外遠楓宸。

立秋後一日登中巖寺步宋人張方韻

何處秋風夜轉蓬。客思縹緲靜聞鐘。笙吹石磴儼仙子。鑰扣梵林逗遠峯。魚
自親人添俗喚。珠還額佛漫留踪。髯翁現似兼泉湧。滴滴醒關想玉容。

楚江得方老師枚卜命下志喜

黃麻宣就鳳城區。萬里征帆慰遠禱。玉鉉紛銜輝虎觀。金甌宿望播鷄林。人
欽司馬瞻傳相。帝注夔龍默簡心。賀額頻加門下士。蒼生爲喜滯甘霖。

詩

中

借文鐵菴老先生城磯陵發舟阻風相失

拋却君山半點青。石尤風起復鈴鐺。雲帆空懸南樓月。棧路遙瞻太史星。換得村醪強撥鬪。楚關殘峽當揚舲。湖洄舟子驕橫甚。笑擁千楫入洞庭。

爲巴令陳石丈遙祝兩尊人華誕

五羊才子早騰名。字水風清製錦明。莫訝白雲親舍遠。能飛玉鳥夢中迎。鯉庭近插安期棗。陶詐無逾勾漏英。三異絲綸應錫美。雙雙象服綯蓬瀛。

絲陸入蜀過萬縣兩甚泥濘今順流抵此暑甚

忽雨晴後有賦時七月望日也

一暑軌行役。雨過覺心涼。記及來時路。梅雨正漲漚。天生橋畔度。炎道叢蒼莢。秀岩圍錫壁。石澗響笙簧。賴此怡心目。不厭濕衣裳。今也乘葉下。秋月聘谿光。適會所經地。如友晤他鄉。把盞試長眺。清懸一何揚。僮僕亦以喜。巫峯路不長。明朝蕩漾去。楚水接清湘。

稿

秘

中

沙市獲舟

蜀舟習蜀險。不敢試長江。抵此句將浹。無從覓巨瓊。仍憩所乘舟。安臥掩蓬窓。王事未獲竣。旅愁焉得降。三峽難脫劍。長濤猶奔瀧。左右雜買舫。盡夜自厭撞。心煎披衣起。趣僕挑銀釘。子夜歌聲度。繁絳難入腔。所幸荊州守。矯矯雙旂幟。惠我綵鷁好。帆檝堅且廡。何異羈縲鳥。假之翼一雙。乘風跨黃鶴。飄然過楚邦。

秘

過蘇州訪沈去疑年兄不果

言尋大隱廬。鐵甕乃其居。榜子一何橫。催人不肯舒。未能酬季諾。思覓寄鴻書。遠來頗相問。姑蘇或往諸。

人言君亦貧。仇口忽成嗔。天道何曾遠。譏夫不保身。詩中傷去疑者聞已爲異物年來就內典。早已悟前因。傲性無勞鉏。甘之乃道鄰。

答林啓薇見贈

詩

一一三

中

君才非一世。健翮欲凌空。極目憂戎馬。深懷寄遠鴻。憐余孤謫處。散秩萬山中。花木欣人意。芬飛大國風。

和提廳石鳳臺先生韻

如我誠何意。焉論影與風。眼消窈欲白。迂甚笑稱翁。自信冥鴻羽。何因到棘叢。於陵吾仲子。博得好奇窮。

伍國開索燒料香余無以應以真沉堪入藥者

贈之因口占二絕

香味原來渾一團。無勞鼻臭作殊觀。真沉縱好隨燒却。爐火騰飛天外看。
駐顏大藥紫芝房。香性何須入口嘗。君自有香君記取。說來齒頰覺清涼。

濟寧悼僕十首

僅攜四僕爲囊貧。鎮日相呼在水滸。彩鶴辭來方叱馭。跨驢不見倍愴神。
恃爾舟中侍病勤。茶鑪藥灶夜猶溫。陡然嗚死情難遣。枯樹鴉聲不忍聞。

詩

一一四

中

秘

稿

一病胡爲遠隕魂。生前恐有宿緣冤。瀕危半語無酬主。驚鬼何心太負恩。
他鄉主僕覺相親。旅病方蘇數斛塵。昨日爲予新櫛起。如何一豎自來噴。
笞罵多端了不喧。與蕭穎士僕差倫。休言數載攜書劍。浹日儘能報主恩。
鬼錄嚴催難火熬。天涯處處吼波濤。人生底事添愁緒。戀着烏沙累汝曹。
誰能先着定悲歡。休咎無端笑指彈。十日沕河逢越客。封題一紙報平安。
漫言敝履與遺簪。旅魄淒淒傍佛龕。東土青溝休結伴。要收汝骨墜江南。
坐起猶然錯問名。狂飈倏逝寂無聲。莫愁泉路怪相識。好向西江逐隊行。
山川何處可銷愁。絡馬湖邊踣路悠。獵獵悲風吹客黯。不堪重過濟寧州。

元宵後一日重飲友善堂賞珠燈復過伍國開
年兄一醉呈黃綱存少宗伯

聚首粉榆星一團。多情皓月尙糜輝。玄言亂墜珠仍綴。玉學飛來花人幃。
不有文章驚海嶽。焉將盛事傍蓬微。伍喬逸興猶邀我。養殺高陽臨甯歸。

詩

一一五

家信至六月長男人駒舉一孫適吳比部魯岡
秋曹岳大行金明經潤孚在座而伍國開年
兄家信亦至長郎以仲秋舉第三孫座中一
曠明日以詩見示賦答其韻

流光如駛忽添孫。更隱無忘報至尊。結社當年招我汝。論交歷世叶荒垣。試
啼敢謂非凡種。樹德應知大爾門。喜有羣公環玉屑。贈余荃芷並蘭蓀。
聽罷賢書喜舉孫。梅花夢繞盡芳尊。情超世法難爲禮。調領羣吹幸奏垣。盤
見珠光飛嶺海。迸來鴻信到天門。青鸞自是吾家寶。飴弄先芸乃及孫。

正月十三夜同鄉李曉湘姚谷神李二何諸公

招飲粵東會館開燈有賦

紫塞年來不起烟。主恩春色渾無邊。暫邀玉署開燈約。可免金龜換酒錢。友
善堂中追古誼。銀花燦燦笑驚筵。自茲不夜連三五。賜酺年年勝似前。

與伍國開年兄爲五簋約吳太史若谷年兄報之以詩和韻紀事

肯學浮沉度此生。高人語默自孤清。感懷時切聞聲起。作客偏憐投轄情。臘意衝寒將放棹。醉鄉爲樂且傾。侯門大嚼何須數。傲殺山厨饑異鯖。

送馮志寰杭州府幕南歸

一官幾度任升沉。蘇堤何如宦海深。荒徽花封猶厭老。冰清蓮幕獨知心。高情原不粘軒冕。傲骨因之長竹林。聞說山居荷數畝。歸來長噓水雲岑。

十六夜過伍國開飲散燈次韻

加此風光那得愁。閉燈便晤散燈緣。綺窗月透猶招飲。紫陌花清入座收。論到千愁添俠韻。算來幾種應題留。昇平樂事緣非淺。重擬近君百尺樓。

和伍國開年兄寒甚晚歸之作

才擅天孫織錦綾。思如風柳字如蠅。不因人熱長同水。映入蓬壺自有冰。曾

中

秘

稿

見細君勞切肉。將母女史伴篝燈。清貧事好休相笑。可是前身雪嶺僧。

和帝城春望

四方輯玉遠來通。日出隨隴瑞雲紅。閨闈曉開仙仗仗。蓬萊春擁酒力中。農桑正奮勤憂嘆。禮樂還須助即戎。繪得流民詩並獻。溫溫太史誦清風。

聞寇警

躑躅已見十年間。捲席無人慰聖顏。紙底孫吳非大將。檻中豺虎繼依山。尙方賜袂歸何益。浪子從軍逝不還。楚尾蜀頭今告急。畫江爲守便長關。

正月十三日同陳路若飲伍國開年兄寓中賞

雪分得枝字

瑞色繽紛遍九遠。長安信是不爭時。飛飛柳絮從空舞。朵朵梅花欲壓枝。匝地自然滋霽澤。假山猶爾露欒崎。吾鄉椰棗差相似。入酒巵吟詠着脾。

賞雪花分得青字

稿

秘

中

中

秘

稿

吹起春風若有聲。指工妙處擅丹青。溟洲勝地曾聞種。西子妝餘或起靈。幸入筵間供嘯咏。猶強枝上自飄零。安知一部天香色。不是冰魂所合形。

獄中有感

天遇如此寧復歎。勸兒休讀制科書。憤來欲碎漁陽響。懣絕同瞻澤畔餘。聊復鍾情憐病妾。偶將坐隱當安車。雄心不忍空拋却。志怪齊諧尙獵漁。遠來何事使人歎。今日鄒陽已上書。苦節一生非業債。清名兩字或冤餘。摩編自可招人妬。下槌翻多載鬼車。石出是時將策定。尊儲昔遠問樵漁。生當磨竭可如何。命似燭鷄熬未過。目斷南天惟夢繞。書陳北闕被人跽。廉名自許身先辱。無事無端累已波。獨喜君心昭雪得。蠱臣淚盡望恩多。

五月廿日送黃二一鄉丈先出都門兼寄南中

知己

行行無計縮征輶。一片歸心任寂寥。掃夢鄉關和夜永。填胸悲憤向誰銷。橋

詩

門人去天仍竈。坐底香留韻自超。若到江南何所寄。孤臣今日誓恩徽。

別盧寄園戍南寧

薄宦蕭疏口下幃。仇吾何意使人欺。忍茲惡辱尋生果。笑彼空華湧妬機。俠到難中腸倍熱。身當別路馬須肥。山魃木客倘相訪。仗酒雄嗔莫淚衣。

有以王瓜護燭者名爲瓜燭賦之

誰能火宅具冰容。禪續風燈自不窮。忽見叢條蓮蔓攜。復依蓮焰吐花茸。果於慧照求生種。膏莫煎殘竟護從。願得君心如此燭。光明匣裡露華濃。

和孫頴膚病中對菊

獨喜東籬不世情。葦黃綻紫亦分明。病容本肯因癯瘦。詩思過飛仗若輕。蕊隱月華隨賞客。香聞天際惹鳴鶯。雲霜何物能侵爾。燭淚先生細數英。

送周父母之泗淵

五年迎刃已如斯。誰謂時艱不可爲。令是神仙聊作守。化成文俗且行師。風

中

秘

稿

中

秘

稿

清去季兼無鶴。地遍諺衢剩有碑。聖主惡知湯沐重。璽書勞問更何之。

答邱懋建見贈

何時兵氣化爲光。人世于今半夜郎。鐵鬪豈堪險鷓鴣。幽棲偶爾羨鴻翔。若能有幾分蘭艾。性不相容是桂薑。公等雄圖應蚤奮。道民只喜東雲裝。

覽陸君制義有贈

妙義年來湧向君。不虞當代有機雲。每聞逸度停思遠。乍接奇文喜愧分。得句合呼泉作主。清標長擬玉爲群。狂心何自飛揚甚。一粟庵前頂佛殷。

送楊符六之任湘陰時在難中

一鴻鐵鬪一鴻翔。淚別他鄉調叶商。玄女琴聲歡楚澤。飛飛鳧影映清湘。文章自可當名盛。異蹟何難跨循良。玉笥山頭爲致訊。問天天渺亦騷腸。

賀海康梁年伯壽

雖然城市具仙胎。鶴骨龍清遠俗埃。大藥駐顏無小算。千年成實儘多枚。絳

衣舞罷誇龍種。丹詔脚來停鳳臺。遊隱金門奚不可。還期方寸起蓬萊。

和伍國開年兄惠生日詩

豪士不受羈。自然遠俗格。貌兄以青蓮。疑也何其特。索米長安中。與兄安苦節。坐對亦何言。乃心如皓月。窮交世莫駭。狂起天應悅。惠我生日詩。筵間飛白雪。坐此不知寒。朔風徒粟烈。

詩餘

滿庭芳

詠中秋

雙節空垂。孤燈難語。好同宋玉悲秋。年光駛迅。盛壯怎能留。聆美嬋娟三五。長相憶。荔子洲頭。冤仇事。罡風吹罷。絃管咽聲幽。休休。英雄志。付之眞宰。且莫煎愁。逢場慣作戲。着甚苗繇。我有先人數畝。還初服。秫秫堪收。月明候。飛觥歷和。款乃遍漁舟。

覆雨翻雲。掀風鼓浪。人情不比中秋。鴻冥天外。何事苦淹留。屈指算來太

中

秘

稿

中

錯。知幾好。悶結心頭。誰驩怨艾蕭同伴。誰復羨蘭幽。忍休。窺欲雪。終
風未解。一樣離愁。鸚鵡喪已盡。着甚來繇。直等碧空照逼。逍遙叟。齊物全
收。這泡影隨緣分付。擬泛鷗夷舟。

秘

銘鼎心灰。貫虹氣沮。耀容恰對清秋。天公慳吝。暗影不長留。遙覩廣寒深
處。探仙子。瓊玉樓頭。強妍事分明易曉。底恁片時幽。肯休。歎業債。無
端點污。月老添愁。孤高人易妬。是禍根絲。世上陰晴靡定。玉修斧蟆蝕纔
收。銀河淨輝騰萬里。共羨巨川舟。

稿

詩

一廿三

稿 秘 申

詩

一
冊
四